《挑灯寻竹马》

步薇

目 录

第一章 搬家遇到冤家 001

第二章 史上最无良的师父 014

第三章 比玛丽苏更苏 026

第四章 师父的神秘前妻 037

第五章 扳倒竹马大作战 048

第六章 最肾疼的成语接龙 062

第 7 章 无止境的相亲逼迫 075

第八章 开春就该去旅游 088

第九章 人人都有第一次 103

第十章 极力推荐的相亲男 119

第十一章 突然变王子的竹马 132

第十二章 华丽的鸿门宴 148

第十三章 冤家的订婚现场 162

第十四章 郎情妾意太和谐 176

第十五章 生活毫无逻辑性 193

第十六章 脱线的大学室友 207

第十七章 浪漫的沙滩骑马 220

第十八章 最意外的收获 233

第十九章 师父一起见见面 247

第二十章 生活里的小浪漫 264

第一章 搬家遇到冤家

搬到新家的第一天，姚苏迪将不大的房间整理好后，洗完澡刚换上皮卡丘的睡衣，就见头顶的灯泡一明一暗地连闪了好几下后失去了光亮。

整个房间陷入到傍晚的昏黄之中。

是灯泡闪了？

还是没电了？

姚苏迪利落地搬来凳子，十分豪迈地一步跨了上去，拿着撑衣杆对着灯泡轻轻敲打了几下。

毫无反应。

姚苏迪还想再敲打几下，脑袋里突然就想着别“嘭”的一声爆掉了。

她下凳，决定先去楼道看看电表，如果不是因为停电，那就只能叫物业帮忙一下了。

电表就在同一层楼的楼道里，姚苏迪站在过道，朝高出自己一个头的电表仰头看着。

没事把电表镶嵌这么高干什么！

锻炼脊椎拉长度吗？

姚苏迪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想要看清楚刻着自家门牌号的电表数据。

这都写了神马啊！

正在这时，一记宛如天籁般的声音从旁传来，拯救了她快要断掉的脖子。

“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有啊有啊！”姚苏迪忙不迭点头，转身，“我家突然停电了，你能帮我看看……”

接下来的话，卡在了喉咙口。

千万只神兽在心底狂奔而过，姚苏迪忍不住嘴角微微抽搐了两下。

看着眼前那张堪称帅气的笑脸，差点就要流下悲伤的眼泪。

早知道搬家会遇到衰神，说什么她也不会提前就预付完半年的房租了啊！

“姚苏迪？”男人很是诧异的目光在她身上来回扫了一遍，笑了起来，“几年不见，你的品位还是这么……奇特。”

奇特你个头啊！

姚苏迪肠子都要悔青了，真恨不得能把自己一巴掌拍晕了。

“搬家了？”男人越过她肩膀往电表上瞟了一眼，脸上漾开一抹似笑非笑，“这世界还真是小啊！你随随便便搬个家，都能搬到我附近。”

“是啊！真是巧。”姚苏迪挤出一脸尴尬的笑，“这个世界一定只有绿豆大，哈哈！哈哈……”

心里忍不住热泪盈眶，老天，为什么会碰到他？

简直就是噩梦！

“停电了？我帮你看看。”

你有这么好心吗！

姚苏迪在心里愤愤难平地冷哼，脸上堆起示弱的笑容，“谢谢你啊！”

男人看了她一眼，却走上前仔细看起了电表上的数据。

姚苏迪退后几步让开地方，看着他的后背，一种“天要亡我”的凄凉感油然而生，瞬间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怎么这么悲催。

只不过是搬个家而已，她居然会搬到了跟秦暄同一栋楼。

说到这个秦暄，他可真是姚苏迪命里的魔星、前世的冤家。

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了。

按理来说，这青梅竹马肯定关系就要比别人来得更亲密一些，可姚苏迪和秦暄却恰恰相反。

两个人从小时就水火不容，她只要跟秦暄在一起，什么倒霉的事都能摊上。

出去吃碗水饺，明明他坐外面，那滚烫的汤居然洒了她一身。当时她被烫的情景，还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这事成了她一辈子的阴影。

再说两个人一起出去买东西，她走在人行道里面，那辆摩托车却拐着弯朝她撞来，吓得她连滚带爬地躲开了，才幸免了去医院的厄运。

好不容易快到家，在自家楼下，那半倾斜的花盆就在她路过的时间掉了下来。要不是秦暄眼明手快一把拉开她，只怕这时她还躺在医院成植物人。

这等神一样的霉运，怎么每次就喜欢挑上她呢？

偏偏每次死里逃生后，秦暄不怜香惜玉地安慰一下也就算了，还嘲笑她是衰神附体，说："以后只要有你在，我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事事平安了！阿门！"

阿你个死人头！

一想起旧时仇恨，姚苏迪就恨不得将眼前之人一口吞下。

不就是换个工作、换个住处吗？怎么就那么巧，居然搬到了他的附近？

真是冤家路窄！

正陷入往日回忆不能自拔时，就见一张猛然扩大的脸映入眼帘，伴随着秦暄的低笑声："原来你这么喜欢我，都看得入了迷。"

姚苏迪当即惊醒，一脸惊悚的神情退后看着他。

心想：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

“呵呵，你看完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快说！说完就没你的事了。

秦暄看了她一眼，很配合地给出答案，“不是停电，是灯泡闪了。”

是这样吗？

姚苏迪点头，向秦暄道了谢就要走。

既然确定是灯本身的问题，那跟这人还是有多远就躲多远的好。

“等等，”秦暄适时开口，将姚苏迪打量了一番，啧啧笑着，“你能够得着换灯泡吗？”

姚苏迪几乎咬碎了一口的牙齿，脑门暴起青筋。

都被人这么鄙视了，再忍下去都要变成忍者神龟了！

张口刚要说话，秦暄再度出声：“帮人帮到底，看在我们认识一场的分上，我帮你换了。”

姚苏迪狐疑地瞥着他。

突然这么好？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以为你说这种话，我就会上当吗？

基于内心愤然的想法，姚苏迪很果断地开口，“好啊！”

回到家，姚苏迪找了新的灯泡递给秦暄，看着他动作很利落地换上，一瞬间对他厌烦的感觉竟淡去了一些。

不管怎么说，他肯来帮自己，凭这一点就很让人感动了。

趁对方换灯的时间，姚苏迪沏了杯茶在一旁候着，等他下来后，忙递上擦手的毛巾，很是真诚地道谢，“谢谢你。”

秦暄看了看她手中的茶水，接过毛巾随意擦了擦，脸上满是认真的笑意，“只要你以后多帮我挡挡灾，就算是感谢我了。”

该死！

早就知道这人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了，刚才居然还觉得小有感动，觉得他人好！

肯定是脑袋抽风不正常了。

前言全部收回。

这个人还是个惹人讨厌的自大狂。

看着秦暄那张极其欠抽的笑脸，姚苏迪没好气地一把接回毛巾，连茶也不给了，直接转身放回厨房。

“喂，换了灯，水也不给喝一口？”秦暄看着她背影忍着笑喊了一声。

“回你自己家喝去。”姚苏迪头也不回地回答。

“好吧！”秦暄耸肩。

听见秦暄走出大门的声音，姚苏迪刚松了口气，又觉好像有开锁声传来，忙出来一看，秦暄正站在过道对面拿钥匙开门。

“你！你……你住这里？”姚苏迪一个箭步蹿了出来，瞪大眼睛看着他。

“嗯哼。”秦暄手一转，“咔嚓”一声拧开门锁，将门往里推去，“要不

要进来坐坐？”

“免了。”姚苏迪眉间眼角全是郁闷的懊恼，小声嚷嚷，“怎么会这么倒霉，居然搬到你的对面……”

“不搬到我对面，谁帮你换灯？”秦暄转过身来，双手环胸居高临下看着她，眼底有着一丝好笑，“用完就甩，是不是太无情了一点？”

“我都说过谢谢了。”

“口头上的谢谢我不需要，”秦暄微微俯身靠近她，温暖的气息在吐纳间呼到了她的面颊，“我要实际行动。”

姚苏迪脸有些发红，很是尴尬地躲着他灼人的气息，“……什、什么行动？”

难道他是要这样？那样？还是……

见姚苏迪脸上神色不断变化，秦暄忍着笑在她耳畔轻声低语，“我说了，只要你……”

“啊？”

“帮我挡挡灾，就好了。”说完，秦暄顿时笑出声，“你脸红什么？还是说，你心里在期待什么？”

“你……”

姚苏迪瞪着他，眼神如箭般恨不得在他身上戳出千万个窟窿。

“一根弦，你等着。”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笑不出来！

姚苏迪愤愤然转身进屋，“砰”的一声将门狠狠关上。

第一回合，姚苏迪惨败！

第二天，搬家公司又将剩下的一些家具送了过来，姚苏迪刚招呼搬家公司的人帮忙把家具送进屋摆好，就见对面门打开，秦暄走了出来，双手环胸靠着门框，望着她笑得一脸的得意。

姚苏迪突然就很想直接脱鞋扔到他那张讨人厌的桃花脸上。

秦暄笑眯眯地看着对面气鼓鼓的女人，好看的桃花眼眯成了两道弯月，

“需要帮忙吗？”

姚苏迪扯起嘴角，皮笑肉不笑地开口，“你离我远一点，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秦暄越过她的肩膀，看了看后面正被往屋内送去的家具，“又换工作了？”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她一共才换了两次好！

姚苏迪没好气地给了他一记白眼，“我们这种无产阶级是要自力更生的，谁像你生下来就是资本家的少爷，不用自己找工作，家族企业等着你接手。”

秦暄走了过来，双手环胸看着她，“我听这语气很酸啊！你羡慕了？”

“我羡慕你？”姚苏迪哈哈大笑起来，“我羡慕你是个米虫啊？你以为你是比尔·盖茨吗？你最多是他指甲缝里的细菌，我干吗要羡慕你，笑话！”

“你看你，说不到两句就炸毛了。”秦暄煞有介事地啧啧摇头，叹息了两声，“怪不得这么多年了还嫁不出去，要靠相亲来拯救你垂死的青春，啧啧！”

“你！”姚苏迪被他一语戳中死穴，怒视了他好半天，才伸出颤抖的手指指着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根弦，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你拍电视剧呢？走火入魔了吧！”秦暄一手罩上她的脸，将她推开了。

“一根弦！”姚苏迪一个箭步冲了过来，抬起脚就往他鞋面上狠狠踩了过去，被秦暄很迅速地闪身躲开。

“每次都来这招，我看你也不会别的了。”

“想要别的？你等着！”姚苏迪踩完左脚换右脚，当那细尖的高跟鞋后跟如钉子般踩在秦暄脚背上的时候，姚苏迪终于觉得此生圆满了。

秦暄被她鞋跟踩得闷哼了一声，倒吸了一口凉气。

“新鲜吧？这次换脚了。”姚苏迪朝他皱了下鼻头，赶在他回击之前连忙收脚回屋关门，动作流畅一气呵成。

YES！

第二回合，姚苏迪大获全胜！

一想到刚才秦暄的那副嘴脸，姚苏迪就觉怒火直冒，瞌睡也没了，就想找个人诉诉苦、倾吐一下。

想来想去，突然就想到了游戏里的师父，连忙开机上线、登录大话仙游。

【系统提示】您的师父[骑火龙的住持]在线。

姚苏迪顿时找到了主心骨，随手拿了块垫子垫在腰后面，手指利落地打字。

【私聊】火龙果：嘤嘤嘤嘤嘤嘤……师父父父父父父父，你徒儿我被人欺负了了了了了了了！

对方回复得很快，马上就看见好友栏头像在跳动。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好好说话，咬到舌头了还是手指骨折了？

姚苏迪顿时更觉得委屈起来，发过去一个号啕大哭的表情。

【私聊】火龙果：师父你也欺负我！呜呜呜呜呜~~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好了好了，是为师不对。你看你，泼猴一样的脾气，你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谁还能欺负你啊？

姚苏迪噘起嘴唇，迅速敲字，将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满以为会得到师父的亲切安慰，却不想等了半晌，对方突然发来一连串的哈哈大笑。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哈哈哈哈哈哈，能把你欺负了，那也是个人才了。

姚苏迪嘴角没能忍住地抽了一下。

我去，你还是当师父的吗？

有这么嘲笑自家徒弟的吗？

【私聊】火龙果：他真是无聊，大白天的不上班偷看人家搬家！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爱徒，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大白天的你能搬家就不许人家观看了？何况你又不是夹带私逃，看看也无妨的。

姚苏迪沉默了好半天，才忍着一头的黑线敲字。

【私聊】火龙果：……师父，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往内拐疼。

姚苏迪觉得她这个师父也是吐槽的个中高手。

【私聊】火龙果：还夹带私逃呢！文绉绉的，我看你改名叫骑火龙的三藏得了。

其实师父你才是真唐僧的化身吧？

你比唐僧还唐僧！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哼哼！我要改名叫骑火龙的三藏，你就得改名叫

坐毛虫的泼猴。这样才能显示出我们师徒的亲密关系。

姚苏迪无力地发去了一个流汗的表情。

【私聊】火龙果：已经很亲密了……

当初她刚进这个区的时候，骑火龙的住持就已经是区里名声大噪的高手了。

两个人通过游戏里的好友陆陆小虎认识时，骑火龙的住持一眼相中了她的名字，说她的“火龙果”跟他的名字有两个字相同，看着顺眼，就要认她做徒弟。

姚苏迪当然一口答应了。

她一个刚出茅庐的低级新手，能有这么一位排行前三的大神做师父，本身就是一件很神气的事，何况，拜师时那白白赠送的200万经验值，可是能保她连升好几级的啊！

要知道，区里目前排名前三的玩家：陆陆小虎、骑火龙的住持、优雅一笑，就只有骑火龙的住持收了徒弟。她脸上可光彩着呢！

不过，这个师父也确实不错，对她一直很照顾，带她打怪升级从来没有二话。除了他嘴皮子有时利索了点——毒舌起来连她这个徒弟也招架不住。

说到毒舌，姚苏迪不免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可以号称毒舌鼻祖的人物：秦暄。

不想还好，一想就觉脑袋一阵阵抽痛，姚苏迪很果断地将这个人抛之脑后，跟着亲亲师父去刷了几轮怪，然后关机睡觉去了。

明天还要去新的公司报到，上班第一天，可不能迟到了！

一直在脑中自我催眠不要迟到的后果就是，第二天闹钟响了两轮姚苏迪才猛地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看着墙上的时间长声哀嚎。

“迟到了，迟到了！惨了惨了！”飞速起身穿衣、刷牙、洗脸，叼起一块面包奔出门。

前后一共只花了十分钟。

等到公司时，刚穿过装修华丽的一楼大厅，就见前方有扇电梯门正在缓缓关上，姚苏迪慌忙喊着“等等、等等”，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将手卡在电梯缝里，硬生生地阻止了电梯门的阖上。

姚苏迪侧身闪了进去，一边整理被风吹得很是凌乱的头发，一边朝身旁的男人道谢，“谢谢你。”

见这个一股脑冲进来的小女人目光灼灼地朝自己道谢，沈荐思绪一下就被吸引了进去。

好纯澈清透的眼睛。

就像深山里的泉水一样，干净得不含一丝杂质。

“你是新来的？”

一向不太擅长跟员工搭话的沈荐，忍不住开口询问。

“是啊！”姚苏迪很快速地整理好头发、衣服，朝沈荐一笑，“差一点就迟到了，刚才多谢你了，要不然差一点就被电梯门夹住了。”

世界末日都安全度过了，最后却被电梯门给夹死了，那也太冤了。

沈荐看了一眼她按下的楼层数字，“是游戏组的？”

“对。”

“下次起早一点，”沈荐好心提醒，“你们游戏组的秦总，每天都是最早一个到。”

姚苏迪心一惊。

虽然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是谁，但就算是同事，第一次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她也觉得很不应该。

“对不起，”姚苏迪不好意思地道歉，脸色微微发红，忍不住就想解释一下，“想着今天要来这里上班，一高兴没睡着……所以早上起晚了。”

“没关系。”沈荐很温和地笑笑。

本来只是要提醒她一句而已，想不到她居然像做错事的小孩子一样脸红，乍一看上去，真是既萌又可爱。

沈荐刚想开口还说点什么，电梯到了十九层停下，姚苏迪朝他笑笑说着“再见”走了出去。

先到了人事部报到、填好表格后，人事部的主管带她到处走了一圈，介绍了各个部门的员工给她认识，“游戏组包括了

策划部、剧情部、设计部、音效部、程序部等等，全都在这层楼。部门总监的办公室是最里面的那个办公室，楼上是总裁办公室。”

姚苏迪都一一记好了。

回到自己的剧情部，姚苏迪很快便进入了工作状态，一上午都哼着小曲过去了。

等到下午时，策划部的同事将一份文件递给她，满脸不甘愿地开口，“总监让你把这个拿去给他。”

“总监？”姚苏迪表示很疑惑，“为什么要我拿给他？”

她不是新来的员工吗？送文件这种活，怎么也轮不到她吧？

再说了……

总监神马的，连个秘书都没有吗？

同事很无奈地叹气，一脸“我也不愿意让你送”的表情将文件往她手中一塞，“让你送你就送吧，这个机会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

“啊？”姚苏迪一愣。

送文件跟机会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难道说，给总监送文件还要挑选黄道吉日不成？

“好吧……”

姚苏迪接过文件，在众同事艳羡的目光下走向最后那间办公室。

羡慕？

回头看了看众位同事眼底迸射出的精光，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这份文件……好像不是要送到国际总统的手里吧？

大家一副眼睛放光的样子到底是肿么回事？！

等敲门总监办公室大门时，姚苏迪听着“请进”那两个字就觉得格外耳熟，上前将文件搁在了偌大的办公桌上，对正低头写着什么的男人说：“总监，您要的文件。”

“嗯。”男人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过了好半天才突然开口，“能帮我倒杯水吗？”

“好啊！”姚苏迪一口答应，去茶水间很快倒了一杯温水进来，轻轻放在了办公桌的一角。

男人就着那冒着热气的玻璃杯瞟了一眼，“是热的？”

“是。”刚开春的三月，喝热茶对身体比较好吧？

男人继续低头看着桌上的文件，手中钢笔的笔尖若有似无般在纸面停顿了一下。

姚苏迪很眼尖地看到了男人的动作，心中微动，面上马上扬笑走上前拿起杯子，“室内温度有点高，我给您换杯凉的。”

男人没说什么，在她看不见的角度，微微勾起了唇角。

姚苏迪很快速地再度换了一杯凉水进来，轻放在桌上，“总监，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出去了。”

“这么急着出去干什么？”男人一下笑了起来，抬头看向她，眼睛里闪着戏谑的光点，“想不到，原来你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那么一点点。”

“你……”

姚苏迪眼睛瞬间瞪得浑圆，仿佛看见哥斯拉空降地球，“你……一根弦？

怎么是你？”

“怎么就不是我了？”秦暄把玩着钢笔，慢条斯理地反问，“我是天珑游戏组的总监，我在这里，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你、你……”

冤家路窄！

天要亡我啊！

姚苏迪内心宛如海啸般掀起了滔天巨浪。

简直是刚躲开了推粪车，就一脚踩进了狗屎堆。

搬家搬到他对面也就算了，上个班也能成为他的下属，老天爷，你的眼睛长在脚底板上吗？

一想到以后不止每天上班八小时要面对秦暄这张令人糟心的脸，下班后回家还要看到他，姚苏迪就觉世界末日不是已经过去了，而是才刚来。

见她脸上各种情绪不断变化，秦暄忍着笑，翻阅着手中文件，“想走的话，我不留你。”

我就是想走！

我才不想每天看到你这张脸。

看见你我就心情不好、内分泌失调、失眠多梦，一天到晚只想咆哮掀桌。

“谁说我想走了。”姚苏迪故作淡定，“我只是一时还消化不了这个事实而已。”

“不走就好。”秦暄钢笔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文件夹，“有你在，我想以后上班的时间，不会很无聊了。”

“你！”姚苏迪咬牙切齿，“难道你想公报私仇不成？”

“我有这么说吗？”秦暄挑眉。

“哼！”姚苏迪扭开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么了解我啊？”秦暄脸上绽开灿烂的笑容，“那你岂不是我肚子里的……咳……”介于接下来的话不是很好听，秦暄很“体贴”地隐去了其中关键字。

居高临下地瞥了某人一眼，姚苏迪从牙齿缝里挤出声音，“彼此彼此，指甲缝里的细菌君。”

秦暄笑了起来。

“好吧！某虫同事，看来你领会得很快。我想，你会很快进入工作状态的。”

“谢谢你！”你要不在这里，我会更高兴一些。

“这是我们天珑游戏组最新设计的游戏框架，你先看看。”秦暄将桌上的文件递给她，“你是剧情组的，这款游戏的剧情就交给你来撰写。”

说到公事上，姚苏迪收起了对竹马的嫌恶之心，接过文件夹认真看了起来。

秦暄抬眼看向她。

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洒在她身上，给她身上笼出一圈淡淡的金色光晕。她一手托着文件一手慢慢翻阅，微微低着头，一缕黑色发丝从腮边落了下来，遮住她的一只眼睛，却折射出阳光般温和的金色。

这一刻，秦暄突然感觉，他这个青梅也有可取之处。

比如她的外表——至少在她不对自己横眉冷目的时候，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一想到她炸毛时的样子……

秦暄还是摇了摇头。

算了，他也消化不了。

正想着，已经浏览完的姚苏迪硬是没能忍住嘴角抽搐抬眼看他，“这款《粉红水晶校园浪漫圆舞曲》的游戏，是谁研发出来的啊？太有才了！”

这么萝莉、这么粉红、这么幼稚、这么……坑爹，他是想做出来给谁玩呢？

“很高兴你对这款游戏的肯定。”秦暄回答，“研发这款游戏的有才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秦暄大哥我。”

我哥要是你这样，我就去卧轨算了！

姚苏迪给了他一个自认为很凌厉的眼神，将话题引回正题，“这个游戏是不是幼稚得太夸张了一点？男一男二男三男四全是A大高材生，各种有钱有权有势高酷狂帅傲冷拽；女一女二女三女四全是A大的齐名校花，各种美丽天真活泼可爱多才多艺多人追。你以为是在写言情小说？”

秦暄以一副“你不懂行情”的神情看着她，“这是一款可以由玩家根据自身性别来选择角色的游戏。男性玩家可以选择一男多女的游戏模式，女性玩家可以选择一女多男的游戏模式。”

“那也不用把男女主角分别设定得这么完美吧？”姚苏迪怀疑地看着他。

难道是她跟不上社会潮流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好这一口？

“不完美谁上游戏找安慰？”秦暄给了她一个‘你是白痴’的眼神，“就按我这个设定去开展剧情。”

“好吧！”你是老大，听你的。

拿了文件就要出门，秦暄突然喊住她，“以后在公司里，不许叫我一根弦，要叫我秦总，知道吗？”

“知道了。”

既然要在一个公司上班了，上下级观念她还是有的。

何况，她一点也不希望她和秦暄的关系被人知道。

第二章 史上最无良的师父

新的一天过得很快、很顺利。

下班的时候，姚苏迪特意晚走了十分钟，避开了跟秦暄一路同行。

虽然她知道秦暄肯定是不会等他的，而且他们两个也绝对碰不上——秦暄从来都是自己开车上下班，她却搭公交车。

没办法，谁叫他们两家虽然是世交，但家世背景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不过，姚苏迪一点也不羡慕秦暄。

在她看来，富家公子要都像秦暄这副德行，那世界离灭亡也不远了。

回到家后，姚苏迪简单弄了个拌饭，边开电脑边吃着。

登录游戏后，师父不在，姚苏迪自己开了队，准备去大雁塔刷怪，好友栏一个头像猛地跳动起来。

点开一看，是那个坐拥本区第一高手名声，却成天只顾插科打诨泡美眉的陆陆小虎。

【私聊】陆陆小虎：小果子，在干什么呢？

【私聊】火龙果：准备组队去大雁塔刷怪。

大雁塔是 70 级以下玩家刷怪的地方。70 级到 90 级就可以去地狱岩洞，90 级带上亮武器后便能去龙窟了。

姚苏迪现在刚过 70，却还是喜欢留在大雁塔刷怪长经验。

一来大雁塔刷新怪物的数量和频率较高，二来这里容易爆出一些 70 级左右的极品装备。

【私聊】陆陆小虎：我也去！我也去！

【私聊】火龙果：起开！没你的事。

陆陆小虎发来痛哭流涕的表情。

【私聊】陆陆小虎：为神马不带我？你欺负人！不能因为我级高，你就鄙视我。

姚苏迪嘴角抽了两下。

【私聊】火龙果：你来了，我还刷个毛线怪，小美眉们都围着你打转去了。没事来大雁塔凑什么热闹，去你的凤凰岭刷怪去，那里才是你这个130级以上高手该去的地方。

对方思忖了一会儿，发来一个非常一本正经的表情。

【私聊】陆陆小虎：还是去大雁塔刷怪比较有满足感。一个群秒死一片，那气势，嗷嗷的！小美眉都喜欢我这样气势辉煌、气宇轩昂的帅哥高手。

此人脸皮果然是厚到了极致。

姚苏迪在心里下着结论。

【私聊】火龙果：……坚决不带你去！你哭也没用！

带他去，这次怪也就别想刷成了。

要知道，区里想巴结他的人实在太多了，如果跟他组队，那就不是去刷怪而是刷人了。

陆陆小虎非常坚决、坚定地表示，一定要跟着姚苏迪去大雁塔。

最后被他缠的实在是没了办法，姚苏迪干脆躲到建邺城外没事砍猪玩去。

一路追着猪边跑边砍，经过龙宫后又去了岳洲岛，七弯八拐地沿着东海跑了十几分钟后，姚苏迪很悲催地发现——她迷路了。

人生要不要这么茶几？

迷路这种事，难道还能带到游戏里面吗？

很无语地点开了左上角的灯笼地图，她发现自玩这个游戏以来，对于那些坐标就从来没看懂过。

考虑要不要豁出去原路返回试试，但很怕自己会再跑到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原谅她虽然已经玩到了 70 级，但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去过。尤其是像她这种从来不爱跑镖的人，就更别提熟悉路线了。

正在这时，【系统提示】您的师父[骑火龙的住持]上线。

姚苏迪顿时虎躯一震，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私聊】火龙果：嘤嘤嘤嘤嘤嘤……师父，伦家迷路了了了了了了！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唉，怪为师没有教过你。点开你屏幕左上角的灯笼，那是个地图。

【私聊】火龙果：师父……您老人家提前痴呆了吗？你已经跟我说过好多回了。

对方发来一个宇宙无敌回旋踢。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为师一脚送你回花果山算了。既然知道，还问什么？

【私聊】火龙果：可是这个地图好乱啊！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你就不知道只看坐标吗？

【私聊】火龙果：看不懂啊……

对方沉默了片刻。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用飞行符。

【私聊】火龙果：用完忘记买了……

对方又沉默了一会儿。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直接快捷回师门。

【私聊】火龙果：蓝没了。

说到这里，姚苏迪自己都觉有些底气不足了。

对方沉默了许久，终于在她的殷殷期盼下回话了。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为师英明一世，怎么会收了你这么个智商为负的徒弟？收了你专门来气我的。

【私聊】火龙果：嘤嘤嘤嘤嘤嘤……师父救命呀呀呀呀呀呀！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等我。

【私聊】火龙果：等你来接我吗？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等我来灭了你！

嘤嘤嘤嘤……师父好狠的心啊！

姚苏迪发过去一个委屈又讨好的表情，将自己玩的游戏角色——小龙女停在了一树荫底下。

看师父这个速度，估计要来也还得一会儿。

到这边没有直接的飞行站点，要在最近的岳洲岛降落后，沿着东海一路跑过来。

因为是师徒的关系，系统都会自动提示对方的坐标位置，所以也省去了姚苏迪给他指路的功夫。

起身去拿了个苹果，边啃边将窗户打开透气，又将之前换下的脏衣服扔到了洗衣机里。

等做完了这一切，走到电脑面前一看，一口苹果差点没卡在喉咙里。

骑火龙的住持已经来了，手中的紫玉鎏金扇正朝她脑袋一下接一下地呼着。

姚苏迪赶忙扑上前移动鼠标，抢救自己已经为数不多的血框。

【当前】火龙果：师父，你为什么打我啊？

对方表示很淡定，很无聊。

【当前】骑火龙的住持：练手。

……无语了好！练手旁边多的是水怪，你非要逮着自家徒弟揍。

【当前】火龙果：……你就不怕把我打笨了吗？

【当前】骑火龙的住持：你本来就不聪明。

师父的心果然是钢板做的！

【当前】火龙果：打死了就没有我这么好的徒弟了。

对方发来相当鄙视外加唾弃的表情。

【当前】骑火龙的住持：我可以赶紧换一个聪明的徒弟。

【当前】火龙果：不带你这样的。师父欺负徒弟……嘤嘤嘤嘤，悲伤逆流成河了。

【当前】骑火龙的住持：哼哼，欺负的就是你。

骑火龙的住持将一捆飞行符交易给她后，示意让她自己先飞回去。

姚苏迪都还来不及问他要去干什么，对方就使用了一个飞行符瞬间消失了身影。

跑这么快，跟屁股着了火似的。

正想着要不要再去大雁塔刷一回怪，手机铃声响起。

拿来一看，是母后大人打来的。

姚苏迪四十五度角悲愤望天。

这个点打来，要不是说相亲的事，她就把名字倒过来写。

接起电话："喂，太后。"

"你叫我什么？"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是气势恢宏。

"呃，妈妈。"姚苏迪迅速改口。

“嗯。”母上满意应声，直接切入正题，“你李叔叔的儿子回国了，我给你约了他明天下午五点假日皇冠酒店见面，你可别迟到了。”

“哪个李叔叔？”

关键时刻，全是亲戚了。

“就是去年公司宴会上给你介绍过的那个李叔叔。”

去年宴会上介绍过那么多人，李叔叔是其中哪一个啊?

不等女儿继续询问，姚母又说：“你李叔叔这个儿子很不错，有学识有礼貌，留学多年回来，说是要准备在国内发展，我都跟人家约好了，明天你必须要去。”

“看看……也无所谓了。”姚苏迪耸肩。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要能相到一个优秀的男人，也算赚了。

挂上电话回到游戏，师父那剧烈跳动的头像几乎闪瞎她的双眼。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爱徒，明天下午有活动，双倍经验，千万别忘了。

【私聊】火龙果：嘤嘤嘤嘤……亲爱的师父，明天下午伦家有别的事，不能活动。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有什么事比双倍经验更重要？

秉着“诚实是美德”的良好观念，姚苏迪迅速打字。

【私聊】火龙果：太后有命，让我去相亲。

对方沉默了很久，才发来一串爆笑的表情。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哈，你相亲？那个倒霉蛋是谁啊？不要命了吗？

【私聊】火龙果：……好歹我也是你徒弟，你敢不敢把胳膊肘向里弯啊！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你师父我是正义之士，向来帮理不帮亲。

正义个头！

像她这种无辜躺枪的人才是最悲催的。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话说，你相亲的地方是哪？

【私聊】火龙果：假日皇冠酒店。难道师父你要来看我相亲？

对方发来一个异常冷艳的表情。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为师才没有这么多的闲工夫。

姚苏迪默默将一口血咽了回去。

这个答案真是很伤自尊啊有木有！

跟着骑火龙的住持去刷了一回怪，姚苏迪提早下线休息——要为次日的相亲养足精神。

第二天，姚苏迪早起开始梳洗打扮、挑选衣服，等一切弄妥当后，拎包出门。

约好的酒店离住处较远，早去总比迟到好。

相亲经验已然十分丰富的姚苏迪伸手拦车，直接去往假日皇冠酒店。

等到了地方才发现，自己真的来早了很多。

这种事又不能打电话催人家，只好先找了个地方坐着游戏，顺便等人。

【系统提示】您的师父[骑火龙的住持]正在线。

【私聊】火龙果：嘤嘤嘤嘤嘤嘤……师父你的爱徒来了！

对方发来很是惊悚的表情。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艾玛，你不是去相亲了吗？这么快就被 PASS 了？

会不会说话！

【私聊】火龙果：乌鸦嘴。还没开始呢！

坚决不告诉他是自己来早了。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哈，是你来早了吧？啧啧，相亲路上好心急啊！

师父一语道破天机。

姚苏迪仿佛被一道闷雷击中。

我去，他是怎么知道的？

【私聊】火龙果：路上车子跑快了一点而已。

什么叫做死鸭子嘴硬。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车子跑得再快，也赶不上你心飞得快。

看来是不反驳不行了。

刚要敲字，有人在对面站定，“请问，是姚苏迪小姐吗？”

抬头看去，姚苏迪虎躯一震，内心瞬间万马奔腾。

好阳光，好帅气的男人！

正是她的理想型。

二话不说忙阖上电脑本，姚苏迪按捺住心底的汹涌澎湃，在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微笑，“我是，请坐。”

男人微笑坐下，“很抱歉，让你久等了，来的路上遇到车祸现场，路段被封锁，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对方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看得姚苏迪眼睛顿时亮了不少。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看来，应该就是这个人没错了。

姚苏迪心里激动万分，非常淡定地开口，“没关系，其实我来得也不是很久，刚到一会儿而已。”

男人伸手招呼服务员，问她：“有什么想喝的吗？”

好体贴的男人。

“咖啡。”

男人点头，“两杯咖啡。”

等服务员走开，回头看着她笑说：“都忘了自我介绍，你好！我叫李君懿。”

“我知道，”姚苏迪很优雅地点头，“妈妈告诉过我的。”

一本正经的神情，简直跟真的似的。

“来之前还一直很担心，”李君懿笑了起来，“毕竟有好几年没见过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也有可能已经将我忘记了。”

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不，其实从来就没有记得过。

姚苏迪脸上笑靥如花，“是在宴会上见过吧？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还是有一些印象的。”

撒谎这种事，原来真是生来就会的。

听见她说还有些印象，李君懿眼睛里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惊喜。

“几年不见，你长大了不少。”李君懿很是感慨，“记得那时见你，你好像还在读大学。”

姚苏迪嘴角不着痕迹地抽搐了两下。

这种老怀安慰的长辈语气是肿么回事？

“呵呵，我已经毕业好多年了。”

为什么这种话题越来越有朝着诡异方向发展的趋势？让她怎么接口好呢？

“那时我对你就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完全不理会姚苏迪脸上的纠结神情，李君懿陷入回忆中不能自拔，“宴会上那么多人，你只是站在角落里就能吸引到所有人的注意力。我还记得，

那天的灯光淡淡洒在你身上，给你浑身笼出一层圣洁的光芒，就好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女一样，充满了神秘的美丽。”

姚苏迪的理智差一点就崩溃了。

写小说的都没他这么会说话。

“呵呵，你说话真有意思……”

何止是有意思，简直就是在背台词。

李君懿回过神，很不好意思地笑笑，“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我是个作家，平时写这些习惯了，生活里说话也就免不了要搭上几句。”

姚苏迪扯起嘴角，笑得一脸的无语。

出国留学当作家……

这个人的思想，果然很猎奇。

基于第一印象很好，姚苏迪很适时地转移话题。

“国外生活跟国内相比，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吧？”

“外国人的生活习惯跟我们就有很大的区别，”谈到出国留学的经历，李君懿变得更加滔滔不绝，“他们比较自由，喜欢过独立的生活。在那边生活确实很不错，尤其是每天看见第一抹朝阳透过玻璃窗射进房间时，那种从梦里醒来的满足感，真的很棒！”

“……”

这就是所谓的“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吗？

说得好像国内没有阳光，没有玻璃窗似的。

当然，为了避免这次相亲以悲剧结尾，姚苏迪很理智地将这些话放在了心里。

况且，除去对方用词比较华丽夸张以外，其他地方都还是很令人满意的。

外表帅气，笑容灿烂，举手投足之间也散发出很温和的气息。

用词这种东西嘛……

嗯，可以后天培养，让他改掉就行了。

想了想，姚苏迪端正了下心态，跟李君懿聊起近几年国内的一些趣闻。

两人聊得很是愉快，眨眼间过去了大半个小时。

看着对面的男人脸庞洋溢着愉悦的笑容，姚苏迪在心底不断呐喊摇旗：不错姚苏迪，就这样继续发展下去，这一次绝对能成功的！

胜利就在眼前了，GOGO 加油！

心里正打着如意小算盘，一道身影在她旁边站定。

“苏迪，不是说好了，今天的相亲只是个形式吗？”

哀怨的声音传入耳中，姚苏迪只觉寒毛一凛，一种如临大敌的感觉油然滋生。

扭头看去，秦暄那张布满愁绪的俊朗容颜映入眼底。

姚苏迪瞬间眼睛瞪圆，仿佛看见了阿凡达。

你来干什么！

无视某人的怒视，秦暄眼底盛满了难以言喻的痛苦，“苏迪，我知道这次吵架是我的不对，可为什么你不能坐下来跟我好好谈谈，一定要用相亲这种方式来气我？”

“闭、闭嘴啊！”

顾不上反驳秦暄的话，见对面男人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姚苏迪急了，“我、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要听他乱说……”

“苏迪！”秦暄很是痛心疾首，“你是故意在说这话来气我吗？就算你不在乎我的感受，你也应该顾着自己的身体，顾着宝宝啊！”

秦暄的话仿佛晴天一道霹雳响，炸得姚苏迪半晌说不出话来。

世界观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

为了破坏她的相亲大计，这货连这么没下限的话都能说出口。

“你找错人了，”姚苏迪已经开始咬牙切齿，“赶紧走啊！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苏迪，你不要再装作不认识我了，这样会让我很心痛的。”秦暄手捂着胸口，受伤的表情令见者动容，“我知道是我不好，没有说服家人同意我们的婚事，但是现在我们都有宝宝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爸妈一定会答应的。你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我啊！”

姚苏迪心里顿时飙出了血和泪。

天要亡她啊！

“走，苏迪，”秦暄不由分说一把拽起当事人，神情认真到令人发指，“我们现在就回家去求爸妈，让他们同意我们的婚事。这一次我不会再退缩，

无论如何我也要给你和宝宝一个交代。”

交代你全家啊！

姚苏迪愤怒地想要挣脱他的钳制，“放手啊你！你是不是故意的？一根弦，我告诉你，你再不放手，我跟你没完！”

李君懿皱起眉头看着他们二人的互动，许久后终于起身，“姚小姐，我还有些事要处理，就先走一步了，不打扰两位处理家事了。”

“喂，喂你别走啊！”姚苏迪慌忙喊着，还想再挽救最后一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听我解释啊！”

话音落下，那人头也不回地转弯走出了酒店大门。

看着那人背影消失，姚苏迪想要去卧轨的心都有了。

“放手啊！”冷冷出声。

秦暄松开手，托着下巴目视那人离去的方向，“这样就吓跑了，看来他对你也没有几分真心嘛。”

姚苏迪瞪着眼前的男人。

浑蛋，你的智慧都丢到水沟里去了吗？

被你这么一搅和，是个正常人都会被吓跑的好！

抓起包转身就要走，姚苏迪根本就不想跟这个破坏她终身幸福的浑蛋多费口舌。

“就这么走了？”秦暄一路跟着她出酒店，“我帮了你，你也不感谢我，太没有人性了。”

姚苏迪充耳不闻继续前行，刻意将他无视掉。

“于公于私，做为你的上司兼竹马，我都有责任对你的将来负责不是？”

秦暄跟在她身后说得大义凛然，“你找的对象不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情绪，情绪不好就会带入工作中，到时难免工作上出错，我这可是为了你好。”

姚苏迪停步回头，“我谢谢您……”去死吧！

“你要不来搅局，我会更高兴一些。”

秦暄表示很无辜。

他一片丹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这个点，你难道不是应该正在办公室里疯狂地跟进《粉红水晶校园浪漫圆舞曲》剧情吗？”秦暄看了看手表。

“我请假了。”姚苏迪连正眼都不愿意给他。

“我怎么不知道？”

秦暄歪着脑袋，突然发现她气鼓鼓的样子原来也蛮可爱的。

“这个点，你难道不是应该正坐在办公室里等开会吗？秦总。”姚苏迪给了他一记很不齿的眼神。

卖萌神马的，最可耻了！

“员工无故翘班，做为人性化上司，我当然要来看看了。”秦暄回答得很理直气壮。

“你是来看看，还是搞破坏的？”

想到自己的终身幸福有可能断送在他手上，姚苏迪就觉额头青筋直冒。

“我这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秦暄伤感捧心，眼睛里有着不被理解的悲怆，“不认识的两个人以结婚为目的去见面，你不觉得尴尬吗？”

我看见你才更尴尬！

姚苏迪怒了，眼光像利箭射向某人，“以后我的事，不要你管，除了公事，私底下我们就当不认识好了。”

“你说真的假的？”秦暄很受伤。

这年头，果然是好心没好报。

帮人还要被反咬一口，太可怜了他！

“你看我的样子像在开玩笑吗？”姚苏迪面无表情地扭头。

秦暄被她的僵尸脸逗得“噗嗤”一声笑了起来。

有毛线可笑的？

姚苏迪愤怒地看向他。

“好，这可是你说的。真不要我管，你一定会后悔的。”秦暄心里简直乐不可支，面上很淡定地维持着一贯的高富帅形象。

“我最后悔的事就是认识了你。”姚苏迪斩钉截铁回答。

“好。”秦暄耸肩，“那我走了。”

转身，很是潇洒、利落地走开，留给姚苏迪一个帅气异常的背影。

看着他远去的方向，姚苏迪心里默默吐槽。

孽障！

搅完局就走人，鸵鸟都没他那么会装。

第三章 比玛丽苏更苏

基于美好的相亲被人破坏，接下来一个星期的时间，姚苏迪的心情都很糟糕，每天上班的心情就跟上坟一样沉重，看见秦暄就好像看见了推粪车。

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明媚的午后，秦暄也忍不住爆发了。

将姚苏迪叫进办公室，关上门，“不是说好了，不把私事带到工作上来吗？”

你不知道人是会变的吗？尤其是女人！

“我带了吗？”姚苏迪腰板挺得很直，“现在好像是你在聊私事吧！”

秦暄无力扶额，“你看你这个星期的状态，每天进公司时脸色就跟狗啃了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了。”

你就是欺负我了！你一直在欺负我！

姚苏迪在心里咆哮，丝毫没有察觉出这是在变相的撒娇。

“你没有欺负我啊！”姚苏迪淡定感叹，“你只是经常在我的新裙子上剪洞，把吃过的口香糖塞到我头发里，给我的文具盒里放毛毛虫，故意换掉我的作业本……”

“还有什么吗？”秦暄暗自好笑。

陈年烂谷子的芝麻绿豆小事，她倒是记得清楚。

“还有，你刚破坏了我的相亲大计。”姚苏迪用一种接近控诉的眼神看着他。

“我这可是在救人。”

“谁要你救我了！”姚苏迪非常想鄙视他，“你要不来多事，我会更感激你的。”

“谁说我是在救你了？”秦暄一本正经反问，“我是在救跟你相亲的那个人。如果不是我，迟早有一天他会死在你的无影掌之下。”

姚苏迪勾唇冷笑，“现在就让你先尝尝我的无影掌怎么样？”

保证一巴掌把你送去火星，绝对不带回来的！

“免了。”秦暄手指敲了敲桌上的一摞文件夹，“有时间去相亲，不如多完善完善一下工作。”

你丫真的不是在公报私仇吗？

姚苏迪随手拿过一本文件夹翻开，顿时惊悚了，“这个《穿越侏罗纪之争霸天下》是谁写的？”

太脑残加猎奇了有木有！

居然会有人把游戏主角设定成人穿恐龙，最后还跟一堆的雌恐龙成功勾搭上，繁衍出无数的恐龙后代。

这跟争霸天下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这是最早的一批游戏，”秦暄解释，“而且卖得还不错，很受宅男的欢迎。所以，我们打算继续沿用这个故事来做第二部。主角嘛，可以是他们的后代，至于具体剧情发展构架，还需要开会仔细讨论研究后才能确定。”

姚苏迪彻底斯巴达了。

这么千年难得一遇的奇葩游戏，居然还能大卖？而且还是受宅男的欢迎？

宅男到底喜欢它哪一点呢？

是觉得恐龙的后宫争霸比较新颖有趣，还是雌性恐龙反射出了他们心底对女人的真实看法？

姚苏迪的大脑细胞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展开了疯狂的脑补。

“怎么样？”被她脸上认真的神情欺骗，秦暄开口询问意见。

“呃……”

这让她怎么说呢？

如果穿越有用，侏罗纪就不会灭亡了。

“我需要好好想想。”姚苏迪从牙缝里挤出声音。

这种神一样的剧情，真不是她这等凡人一时半刻能写出来的。

“对了，我想问问，”晃了晃手中的文件夹，“这个游戏剧情是谁写的？”

秦暄摸了摸光洁的下巴，“是我，有问题吗？”

“……”

一口血默默咽了回去，姚苏迪挤出满脸的笑，“没问题……”

早该想到是他才对。

除了他，别人的思维不会有这么九曲十八弯。

“没问题就回去工作吧！”秦暄很满意地点头，“这些你有时间都看看，《粉红水晶校园浪漫圆舞曲》完成后就开始策划《穿越侏罗纪之争霸天下》第二部。”

“好。”姚苏迪忍着嘴角想要抽搐的欲望，抱起桌上的一摞文件夹转身刚拉开门，顿时被蹲在门外的同事给震惊了。

剧情组和策划组的几个同事，此时正各自以非常诡异的姿势守在门口，一脸肃穆的神情聆听着总监办公室内的一举一动，见姚苏迪走出来，忙拿起手中的文件夹欲盖弥彰地开始讨论。

“我看走到这里可以设置一个NPC，对话拿奖品之类的。”

“还是直接设置关卡，打怪拿极品装备更好。”

“这条岔路可以多一点趣味，比如让主角不小心看到少女洗澡神马的……”

姚苏迪囧了。

“不小心看到少女洗澡”这个梗，果真是贯穿古今横扫中外啊！

众同事很有默契地同时回头，在看到姚苏迪时脸上露出夸张的神情，宛如慰问国家领导人般众口一词，“苏迪，你跟秦总谈完了？”

“你们……没事吧？”姚苏迪狐疑地看着他们。

天珑游戏组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清闲了？

大家上班不忙着干活，都蹲在这里插科打诨。

当然，姚苏迪不知道的是，一个星期前她和秦暄在假日皇冠酒店的那一幕，被碰巧去那里聚会的同事A撞见。

同事A中场插入，刚好从秦暄提及宝宝的时候开始听起，当即就吓傻了。

怪不得这个姚苏迪第一天来公司报到，秦总就点名让她送文件夹，原来他们已经是这种关系了。

同事A匆匆忙忙奔回公司，拉住同事B就开始宣传：你知道吗？原来秦总跟姚苏迪是夫妻啊！我听说，两个人连宝宝都有了。我亲耳听见他们在假日皇冠酒店吵架来着。

到了下午，同事B和同事C、D在茶水间闲聊：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你们千万不要说出去。秦总跟姚苏迪是夫妻，两个人连宝宝都有了。只不过秦总不喜欢小孩子，所以一直在劝姚苏迪把宝宝打掉。为了这个事，他们还大吵了一架。

次日，同事D在食堂很是愤怒地拍桌：原来秦总这个人这么虚伪、狡诈、冷血、无情，人家姚苏迪都怀了他的宝宝，他还出去拈花惹草，还逼姚苏迪要打掉宝宝，这种男人，简直是渣到了极致！

于是，在食堂几位大婶大妈的努力宣传下，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有车有房堪称一枝梨花压海棠的游戏组总监秦暄，瞬间变成了不仁不义虚伪冷血奸诈狡猾无情无义的渣男。

反而是姚苏迪的形象水涨船高了不少。从什么都不懂理应被欺负的新人，变成含辛茹苦默默奉献的未婚妈妈。

大家对姚苏迪很是心疼，嘴里虽然不说，但总是暗地里照顾她，到点下班就催着她走，想让她早点回家休息。

因此这次秦暄叫姚苏迪进办公室，大家一致认为肯定是渣男又要劝打孩子了，秉着正义之心一伙人纷纷蹲在门口听消息，结果被开门的姚苏迪逮个正着，大家打着哈哈面面相觑，“我们没事啊，你有事吗？”

完全被蒙在鼓里摸不清状况的姚苏迪摇头："我也没事啊！"

好像是你们看着比较像有事的样子吧？

无辜躺枪的秦暄走出来，皱了皱眉，"都待这里干什么？不用上班了吗？"

众人在心里无声地给了一记相当鄙视的眼神，散开了。

只有一个同事，临走前替秦暄默默哀悼了一下。

不过是一个星期，秦总高大的光辉形象便一落千丈，真是应了那句千古不变的名言：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又到了愉快的下班时间。

姚苏迪叫住正踏着欢快步伐走过去的秦暄，边收东西边问："一根弦，你今晚回家吗？能搭个便车吗？"

两个人的家世虽然有天差地别，但家庭住址却很近——就隔着一条街。

街这边是秦家所住的锦绣山庄，街对面是姚家住的天源小区。

姚苏迪虽然搬出来住，但也时不时回家吃饭。

"不回。"秦暄拒绝得很彻底，"自己搭公交车回去。"

开玩笑，这个时候回去肯定会被家里的老头逮着逼婚。

他才不自己往炮口上撞。

见秦暄头也不回地走出大门上电梯，竖起耳朵听下文的同事们在心里竖起中指。

这简直就是世界第一渣啊！

当初是哪根筋不对觉得他各种帅气潇洒风流英俊，当属本世纪末第一好男人？

大家很是同情地看着姚苏迪独自一人起身，拎着包背影极其凄凉、悲怆、哀伤地走进了电梯。

走出公司后姚苏迪还只觉后颈一阵发凉。

为什么最近总觉得同事们看她的眼神很不一样……好像要杀人似的。

回到家，按惯例姚母询问了有关上次相亲的事，姚苏迪咬着筷子一脸的纠结，“那个人其实还不错，本来是有戏发展的，不过被一根弦那个死人头给破坏了。”

“小暄？”姚母很诧异，“他又不知道你去相亲，好端端的破坏你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提及旧事姚苏迪便恨得牙痒痒，“要不是他突然插一脚，这事说不定就成了。都怪他，我下半辈的幸福全毁在他手里了。”

姚母摇了摇头，“人家小暄不是这样的孩子。他从小就知书达理，有礼貌又懂事，怎么会做这种事呢？是不是你自己看不上人家，才故意编了这个借口来搪塞我？”

“我没有啊！”姚苏迪惊恐地大喊冤枉。

他知书达理个肺啊！

知书达理就不会去破坏人家的相亲了。

“看来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姚母恨铁不成钢。

“什么时候变成我的问题了？”姚苏迪只觉膝盖中了一枪。

“你看看我给你安排了多少相亲，你不是嫌这个有口臭就是嫌那个爱抖腿，”姚母严肃地看着自家闺女，“甚至还有嫌别人头发太乱了，像鸡窝。

你就不能正正经经找个对象好好过日子吗？你要嫁的是这个人，又不是他的头发。”

“那他头发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嘛！”姚苏迪叹气，“我要随便将就了，将来要是过得不开心怎么办？”

“怎么会不开心？”姚母打开了洪水般的话匣子，“你看我当年跟你爸爸，不也是通过别人介绍相亲认识的吗？那时候我第一眼看他，感觉也不怎么样，后来接触多了才发现……”

接下来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姚苏迪眼睛看着电视，耳朵听着自家太后的往事回忆录，内心如沙漠般苍茫。

这种生活猴年马月才是个头啊！

见女儿对自己的话丝毫不上心，姚母很不爽，“跟你说话你也装没听见，你看人家小暄就比你乖巧多了，回回我跟他说什么，他都认真听着。”

姚苏迪无言感慨，“三天两头就夸一根弦，真不知道谁才是您亲生的。”

要不干脆做个亲子鉴定算了，说不定她真是捡来的。

姚母一根手指狠狠戳在了闺女的额角，“你这个亲生的还比不上人家外头的。”

“好了好了，”姚爸爸拿着几本书从楼上下来，“小迪，这些书是秦暄前阵子跟我借的，我一直没有时间给他，你回住处的时候顺便带过去给他。”

“您怎么知道我跟他住一起？”姚苏迪惊了。

咦，这句话怎么听着感觉怪怪的？

“这不是重点，”姚爸爸四两拨千斤的将话题转开，“书都装在这里了，走的时候记得带上。”

“他又不是不回家，您送他家里去，让他回头到家里拿不就好了。”我才不想给他做免费的跑腿！

“让你做点事怎么啰啰嗦嗦的？”姚母皱起眉头，“现在就拎上，免得走时忘了。”

姚苏迪委屈地将书装进包包里，满脸无辜。

大周末的回家吃饭，还要当无偿搬运工，她容易吗？

果然自家永远没有别家的好……她肯定不是亲生的嘤嘤嘤嘤……

带着一颗无限受伤的心回到住所，姚苏迪很嫌弃地将书扔在一边，接下来有将近 24 个小时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

等到第二天想起来时，才将书翻了出来去对面敲门。

才敲第一下，未关紧的门便自动往内打开了。

“一根弦，在家吗？”

小心翼翼推开门，屋内寂静无声。

简单明朗的室内装潢，很有秦暄的风格。

“一根弦，在不在家啊？”姚苏迪在室内环顾了一周。

真奇怪，不在家门怎么却是开着的？

难道……有小偷？

姚苏迪全身寒毛顿时竖了起来，放轻脚步沿着墙角往外退去，刚走出几步，就见对面的玻璃门往内拉开，上身全裸下身围着浴巾的秦暄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走了出来。

“啊啊啊啊啊——！！！！”

姚苏迪吓得双手赶紧捂住眼睛，顾不得书掉地上转身就要胡乱冲出门。

“喂，你……”

“砰！”

一声巨大的脆响打断了两人的喊声。

玄关处摆放的花瓶在姚苏迪慌不择路的强大撞击力下轰然倒地，碎成了无数片。

姚苏迪呆滞地看着一地的青瓷碎片，心也在瞬间裂开了。

神啊！

人生原来就是一张大茶几！

“呵呵……”

姚苏迪转身朝秦暄扯起嘴皮僵笑，“那个……我不是故意的……”

秦暄目瞪口呆地看了看地上的碎片，又看向她，“你……”

“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

姚苏迪自知理亏，忙开口道歉。

“我的青花瓷瓶啊！”秦暄一个箭步飞扑上前，手捂胸口，双腿跪地狂声哀嚎，“我花了三百万拍来的青花瓷瓶，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粉身碎骨了！我的三百万！我的青花瓷瓶啊！”

“三百万？”姚苏迪如遭雷击般脸色一灰。

卖了她都不值三百万！

“我可怜的青花瓷啊！你到我的手里还不足一周，我都还没捂热你。”

秦暄继续痛哭流涕，演技直逼影帝，“我都还没摸清楚你的花纹，你就这么去了，丢下我一个人，让我怎么活啊！我的青花瓷，我的三百万啊！”

姚苏迪很想鄙视地撇嘴，但考虑到三百万的问题，最终还是给忍了下来。

“你放心，”秦暄满目情深地摸了摸瓷瓶的碎片，擦一把眼泪，“我不会让你这么白白牺牲的。”

姚苏迪差点怆然泪下。

言下之意难道你是要我以命抵命？

反正赔不起……不如还是跑吧！

挪着步子往外移去，刚动两下就被秦暄一把抓住手腕，“你打碎了我的三百万，难道就想一走了之？”

“我真不是故意的。”姚苏迪喃喃着，“再说了，是你大白天的洗澡不关门，我才会被吓得打破了花瓶的……”

“你做错事还有理了？”秦暄眸子一沉，变脸速度堪比哈雷彗星撞地球，“我在自己家里洗澡，关不关门那是我的事，你没事上我家来干什么？难道说……你想偷看我洗澡？”

说完，还煞有介事地笑了两声。

姚苏迪无语。

我勒个去！

偷看洗澡这种事情真不是人人都有闲情逸致的好！

她可不是澡堂痴汉神马的！

“你有兴趣开门洗澡，我还没兴趣看呢！”在斗嘴这方面，姚苏迪从来都不肯吃亏——即便她屡战屡败。

“不管你有没有兴趣，你打破我的三百万，就要负责。”秦暄正义凛然地颔首。

“我没有三百万。”捡起掉在地上的书直接塞到他怀里，“我只有三本书，给你的。”

万恶的资本家，有钱干什么不好，花三百万拍个除了摆看，一无是处的瓶子。

喝水嫌大，养鱼太小。

简直就是毫无用处的糟粕。

“别想就拿几本书来打发，我可不是这么随随便便的人。”秦暄拍了拍手中的书。

哼！姚苏迪冷哼，你随便起来不是人。

“要么赔个一模一样的瓶子，要么赔钱。”秦暄随手搁下书，靠着墙壁看她，“是付现、刷卡还是支票，我都OK。”

姚苏迪深吸了一口气，尽量平静地咬牙切齿，“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还刷卡，我想直接在你脸上开刷！

“没钱，”秦暄挑眉，“那好，我给姚叔叔打电话。”

转身就要去找手机。

“喂……”

姚苏迪慌得就要去拉他，无奈刚洗完澡的某人全身上下就一条浴巾，手这么一抓上去，直接抠中他腰板上的一块肉，痛得秦暄嗷一声喊了出来，等低头去看时，那地方迅速开始泛红转青。

苍天！

秦暄忍不住想在心底爆粗。

“你练了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吗？”一抓能去一块肉。

姚苏迪也很是后怕地赶忙缩回手，“还好没抓掉浴巾。”

不然这篓子可就捅大发了。

秦暄既好气又好笑，看她小脸因为内疚而更显嫩白，心湖仿佛被人投下一颗小石子般，泛起微波涟漪。

“你站这里别走。”伸手将门关上，进屋很迅速地穿好衣裤，拿着一瓶药酒走出来，“你一爪差点剜去我一块肉，不应该帮我上上药吗？”

“真是弱不禁风的男人。”姚苏迪嘟囔着挪到沙发边接过药瓶给他抹了几下。

秦暄阴阴开口，“我确实不如某些女人强悍。”

姚苏迪手一抖，棉签头在瘀青处狠狠压了下去，“对不起，强悍的女人手重了一点。”

秦暄倒吸一口凉气。

这个女人太心狠，你不仁就别怪他不义。

心一横，秦暄很干脆地开口，“既然你拿不出三百万，就卖身偿还好了。”

卖身你个大头鬼啊！

姚苏迪差点背过气去。

“你想干吗？”

“正好我这里还缺个女佣，”秦暄站了起来，“以后你每周都来给我打扫卫生，来抵这三百万。”

居高临下睥睨对方，不要太霸气！

姚苏迪咽下一口血，“你说让我做女佣？”

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她就是给擦一辈子地板都抵不完那三百万！

“你可以自己选择。”秦暄耸肩，“还钱，或者做女佣。”

姚苏迪压下涌到嗓子眼的咆哮。

这难道还有得选吗？

“打扫卫生这种事，难道不是家政的活吗？”姚苏迪嗓音很是艰涩。

“有了你，我还需要请家政吗？”鄙视的眼神，气场全开。

姚苏迪被他气得气血逆行。

自己怎么就认识了这种浑蛋呢！

“难道你想让我给你做一辈子女佣？”

豁出去了。

反正已经摊开来说，语气也用不着太好。

“两年时限。”秦暄双手环胸考虑了一下，“每周打扫一次，两年后这三百万的事就一笔勾销。”

两年？

心知推脱不过的姚苏迪在心底快速算账。

现在的家政打扫一次就算是在千元左右，一年 12 个月 48 周算下来，也超不过十万。

两年的话……说到底，还是她赚了。

想到这里，姚苏迪狐疑地看向他。

“就两年？光打扫卫生，不干别的？”

“你还想干什么？”秦暄暗自好笑。

虽然接下来有730天的时间要为奴为婢伺候这个大爷，但木已成舟，也没有办法了。

“那你别后悔，两年后我就什么都不欠你了。”姚苏迪要确保他不会临阵变卦。

秦暄的信誉度在她心中从来都是零。

“不后悔。”秦暄挑眉，眼底滑过一丝别有深度的笑意。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语气充满了不甘愿。

反正打扫家庭卫生她最在行了，就当是多打扫了几个房间，总比背负三百万的债过一生来得好。

更何况，这事要传到老爸耳朵里，她指不定还有没有下半辈子了。

最后两人拍案敲定。

姚苏迪被秦暄送出门回到自己家里后，只觉这事似乎哪里有些不对，却又说不上来到底是怎么个不对法。

这边秦暄目送她进屋后，关门扬笑。

姚苏迪啊姚苏迪，这一次你还不栽在我手里！

第四章 师父的神秘前妻

基于秦暄给予的不顺，姚苏迪决定上游戏寻找安慰。

【系统提示】您的师父[骑火龙的住持]正在线。

姚苏迪按惯例直接敲打师父开始哭诉。

【私聊】火龙果：嘤嘤嘤嘤……师父父父父父父，您的宝贝徒弟被人欺负鸟！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舌头被人剪了？

我去！

有你这么损自家徒弟的吗？

姚苏迪表示很气愤！

【私聊】火龙果：有个恶贼不但破坏了你徒弟的相亲大计，更逼良为娼，让你徒弟我卖身为奴给他当女佣！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嗯？竟有这等可以降得住你的人？在哪里？快引荐给为师认识认识！

艾玛这是神马神展开！

难道不是应该师父展开关切的怀抱给予最温暖的安慰吗？

【私聊】火龙果：做师父的不帮徒弟……生活真是让人绝望！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马上你就会找到人生的意义了。快来为师这里，有好消息与你共享。

姚苏迪瞬间泪奔了。

【私聊】火龙果：师父要不还是你来我这里吧……

对方沉默了片刻。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差点忘了，你丫是个路痴。

……

我去！

不带这么鄙视人的。

【私聊】骑火龙的住持：原地等着吧！为师去找你。

好吧！

有一个甘愿为自己跑腿的师父还是很不错的。

姚苏迪带着很欣慰的心情在树下等候。

五分钟后，骑火龙的住持出现在屏幕内。

姚苏迪大喊一声“师父”就要惊喜冲上前，对面的逍遥生纵身跳起一扇，狠狠呼在了她的脑门上。

那火花四溅的画面，隔着屏幕看都觉肉疼。

【当前】火龙果：啊啊啊啊！师父为什么又打我？

【当前】骑火龙的住持： 回回让为师跑腿， 不打你两下为师心里不爽。

……

姚苏迪风中凌乱。

【当前】火龙果：人家又不是故意的呜呜呜呜呜……人家不认识路嘛！

【当前】骑火龙的住持：这么简单的路都找不到，叫为师拿什么来拯救你的智商？唉！

【当前】火龙果：如果换成师父你是路痴，我不远千山万水也会去寻找你的！

姚苏迪略微不爽。

辈分压死人神马的。

【当前】骑火龙的住持：拍家庭情感剧呢？还千山万水……

嘤嘤嘤嘤嘤嘤……

今天被彻底鄙视够了！

【当前】骑火龙的住持：新出了一个师徒任务，完成后可以拿到很多好东西，还能涨200W经验值。一会儿你跟我去报个名。

姚苏迪顿时惊悚了。

【当前】火龙果：师父你居然放心让我跟你去任务？

不久前的师徒任务，姚苏迪迷路没有及时将红送到，在龙窟七层奋勇杀怪的住持师父终于将血耗尽凄惨死亡。

那次一死直接挂掉了他200W的经验值，成为了心里永远的痛。

【当前】骑火龙的住持：你放心，为师打听过了，这次的师徒任务基本是全程两人一起完成，有师父我在，你就当个陪衬赚点经验值就好。

姚苏迪顿时默默流泪。

这个说法真的很伤感情。

住持师父直接开组将徒弟加进队伍当中，两个人往任务报名点跑去。

【系统提示】[骑火龙的住持]和[火龙果]报名参加了师徒任务。

此消息一出，世界震惊。

【世界】一人静：住持大师参加师徒任务，还让不让别人活？

【世界】小小乖乖：像这种活动就该禁止级高的人参加！简直是逼死低级不解释！

【世界】麻将一条龙：淡定淡定，大家不要太震惊了！要知道，上次的师徒任务，住持大师是竖着进来横着出去的，所以这次大家也不要太慌张了。

【世界】一人静：大师这次也横着出去吧！把机会让给我们这等贫民好了。

姚苏迪看着世界上的刷屏，敲打师父。

【队伍】火龙果：师父，你尊有名气！世界上的人都在讨论你怎么死呢！

【队伍】骑火龙的住持：……要不要我先让你体验一下死的感觉？

嘤嘤嘤嘤嘤嘤……师父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队伍】火龙果：不要！

断然拒绝。

世界还在刷啊刷，师徒二人组跑着跑着突然停步。

【队伍】火龙果：嘤？师父肿么停了？

【当前】骑火龙的住持：你来干什么？

姚苏迪愣了一下。

这才看到前面站了个人。

【当前】婉约青青：你真的生我气了？那天我说的都只是气话而已。

嗯？

这是神马状况？

【当前】骑火龙的住持：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语气相当不耐烦。

【当前】婉约青青：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你就不跟我结婚，会不会太严重了一点？

结婚？

姚苏迪已经开始脑补出一段凄美狗血的都市言情剧！

感情深厚的情侣，因为小小误会分道扬镳，最后相爱相亲神马的，不要太有爱！

【当前】骑火龙的住持：既然是小事，你也不用放在心上。一场游戏而已，大家好聚好散，别再纠缠不休了。

话落，带着自家徒弟往前跑开了。

禁不住好奇，姚苏迪迅速打字。

【队伍】火龙果：师父，前妻？

【队伍】骑火龙的住持：前妻个鬼！你师父我还是黄金美钻单身汉。

呸！

玻璃钻还差不多。

【队伍】火龙果：都要结婚了还不算前妻啊？

【队伍】骑火龙的住持：猪脑袋！你有点常识木有？没结婚的能叫前妻吗？唉！智商是硬伤啊！

姚苏迪差点就要掀桌。

怪不得结不成婚了，这么毒舌，将来世界大战爆发还需要毛线火箭大炮，直接把他扔到前线对骂，一开口死一片有木有！

虽然很想问问清楚那女人和师父之前究竟发生过神马，无奈住持大师牙关比门板还紧，敲打了半天硬是撬不出半句话，只得遗憾放弃。

由于第二天周日的关系，姚苏迪游戏到了午夜才打着哈欠去洗漱睡觉。

次日在一阵连环夺命 Call 中被惊醒。

这么早是谁在扰人清梦！

姚苏迪很愤怒、很无奈地接起电话，“喂……”

气若游丝，思绪还在半梦半醒之间徘徊。

“苏迪，出来逛街了！”电话里传来好友颜柏羽的声音，“晚上有小琪的生日聚会，我们一起去选个礼物怎么样？”

“小琪生日？”姚苏迪瞬间惊醒。

麻麻！

叶子琪可是她们白富美三人组当中最有暴力倾向的一个，要让她知道自己忘了她生日，恐怕就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我马上。”姚苏迪挂了电话迅速穿衣洗漱，急匆匆出门打车往约好的地方赶去。

等到天达时代广场时，颜柏羽已经等大半天了。

“小姐，迟到了半个小时。”颜柏羽很不满。

“已经很不错了。”姚苏迪看看时间，“你知足点吧！又不是没有等过一两个小时。”

神马叫贪心不足蛇吞象。

“跟你逛街真是负担。”颜柏羽囧囧有神。这年头迟到的人都比较神气。

“放心，负担也有到头的时候。”姚苏迪拍了拍她的肩，一脸我的世界你永远不懂的表情。

“啊？”颜柏羽一愣，“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以后周末她都要去做苦力了。

但这种丢脸的话她能直接说吗？

姚苏迪捧心，“别问了，都过去了。”迅速转移话题，“准备买什么？”

“项链吧！”颜柏羽给出肯定的答案，“上次小琪就看中了一款，只是价格有点贵，所以她没舍得买。”

“这样。”姚苏迪点头，“那就项链好了。”

其实逛街神马的，她真的不在行。

速战速决是最好不过的了。

既然有了目标，接下来也就省事多了。

姚苏迪和颜柏羽两人直奔泰和购物中心三楼的珠宝行，来来回回看了半天，就是没看到那款雕着玫瑰花纹的项链。

“你是不是记错了啊？”姚苏迪很怀疑。

“不可能记错的。”颜柏羽信心满满，“我上次来的时候，看的就是这款。”

“那我们两个再分头看一遍好了。”姚苏迪指挥，“你去那边，我在这边，仔细找找。”

“嗯。”颜柏羽依言走到柜台另一边。

姚苏迪低头沿着玻璃柜台往前边走边看，转角时余光瞥见旁边站了一人，刚想绕开了走，就见他手里拿着的可不是那款雕着玫瑰花纹的项链吗？顿时惊喜喊了出来：“终于找到你了！”

男人扭头看了她一眼，很惊疑，“你找我？”

“啊？”姚苏迪抬头。这个男人好眼熟的说。

“我们，是不是见过？”男人皱了下眉，似乎是在思索。

“没有吧？”这么高帅富的极品男人，没有理由见过不记得的。

“我想起来了。”男人笑了起来，“你是天珑游戏组新来的剧情策划。”

“你是？”

“你第一天上班，我给你开的电梯。”男人好心提示。

“ 我想起来了。”记忆如潮水涌入，姚苏迪恍然大悟，“ 那天多谢你了。”

再次的道谢很明显是没话找话。

“没关系。”男人笑笑，“忘了自我介绍，我叫沈荐。”

神剑?

沈荐!

惊诧回神，“您是沈总？”

沈氏集团新上任的总裁，自己的顶头老板。

幸好刚才那略带贬义的词语没有说出口，不然就毁了。

“现在是私人时间，叫名字就好。”沈荐展开很和蔼可亲的笑容。

“沈总您好，我叫姚苏迪。”

大 BOSS 面前，怎么能如此大不敬直呼其名呢!

两人友好地握了握手。

“你是来这里找我的？”沈荐挑眉。

“呃……”

这让人怎么开口好呢!

“其实是误会。”姚苏迪有些犹豫，但还是决定实话实说，“我跟朋友来选生日礼物，看了好半天才发现，喜欢的那款……被您拿走了。”

指了指他手中的精美项链，姚苏迪咬着下唇又看了一眼。

“是你生日？”沈荐吃惊。

“不是，”姚苏迪表面很平静，内心很沸腾，“是我好朋友的生日。”

言下之意是要让呢让呢还是让呢？

“既然是这样，”沈荐笑着将装着项链的盒子递了过来，“那就让给你了。”

艾玛！

真的让了。

姚苏迪眼睛瞬间亮了，脸上绽放出喜悦的光芒，却还有些不好意思地想要推辞，“这个……不好吧？”

“没关系，我可以选别的款式。”沈荐丝毫不在意。

“那谢谢你了！”姚苏迪也不再客气，双手接过盒子，很真心地向沈荐道谢，“沈总您真是好人。”

不要钱的好人卡，必要时可以随便发。

见姚苏迪晶亮的眸子闪烁着熠熠光点，整张脸也因愉悦而散发出迷人光彩，沈荐竟觉视线一下就被吸引住，怎么也移不开了。

“怎么了小迪？”颜柏羽寻了那边一圈后走过来，见好友在跟一陌生男人聊得很开心，不由得出声询问。

姚苏迪心情甚好地给两人做了介绍，扬着项链盒说：“沈总把这条项链让给我们了。”

“沈荐？”颜柏羽打量着面前的男人，心漏跳了一拍。

简单地向颜柏羽打过招呼，沈荐微笑着看向姚苏迪，“既然你还有朋友在，我就不跟你多聊了。回头在公司碰面，可别装作不认识。”

“当然不会了。”姚苏迪扬唇一笑，和大BOSS挥手告别。

等沈荐身影走远后，才“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哎哎，眼珠子掉下来了。”

颜柏羽脸颊一热，既娇羞又好奇，“刚才那个是你公司的BOSS？”

“你看上人家了？”姚苏迪一语中的，“不过，他这么年轻优秀，不可能没有女朋友吧？”

颜柏羽脸色一黯，“也是……要不，你帮我打听打听？”

“不要！”姚苏迪一口拒绝。

一见钟情神马的简直太狗血。

回头让人误会是她看上沈荐，那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颜柏羽无语，“还是不是朋友？”

“是。”

“那帮不帮我？”

“不帮。”

“……绝交！”颜柏羽怒了。

每次都用这招威胁人！

姚苏迪觉得自己被打败了。

“小迪~”

颜柏羽抓住她手腕左摇右晃娇滴滴地撒娇，“你就帮帮人家嘛~小迪迪~没有你我不熊的……”

姚苏迪汗毛倒立，很无奈地叹息，“唉！怕了你了，我帮你打听好了。”

摊上这样一个朋友，还要包管人家的婚姻大事。

“谢谢小迪迪，你最好了。”颜柏羽亲昵地眨了眨眼睛，很是开心。

两人付完项链钱，看时间差不多，直接去叶子琪定好的希伯雅酒店包间。

跟着服务生上楼时，楼下大堂里那道身影怎么看怎么眼熟，姚苏迪拽了一把好友，“你先上去，我有点事，一会儿就来。”

“什么事啊？”颜柏羽只来得及回头，姚苏迪就已经顺着扶梯迅速下楼，速度特别快，背影特别诡异。

目标一点点靠近，姚侦察员藏在一巨型花瓶后偷偷朝外观望。

是不是一根弦啊？

大周末的带着个女人上酒店，肯定有问题。

给拍下来，抡到微博上去，标题《秦氏花心大少狠心抛妻，携如花新美眷酒店幽会》，被万千网友轮番唾弃神马的她才期待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已经开始脑补秦暄被人肉后扒光资料丢在微博上晒的情景，姚苏迪陷入自我意识中乐不可支，就连脑补的男主角什么时候走近都不知道。

“鬼鬼祟祟蹲这里干什么？”秦暄英俊的脸猛地一下映入眼帘。

“哇！”姚苏迪瞬间回神，惊恐大喊往后跌去，撞上一旁的巨大花瓶。

秦暄眼明手快一手揽住她腰身，一手扶好花瓶，“你上瘾了啊？花瓶杀手。”

嗯？这个手感……

秦暄忍不住内心感叹。

平时看着身材一般，没想到该细的地方还是很细的。

“还不都怪你。”姚苏迪欲哭无泪。

这种做错事被逮着现行的赶脚。

“怪我什么？”秦暄无辜躺枪。

怪他不小心就又救了她一次吗？

“要不是你突然跳出来吓我，我至于差点又摔破花瓶吗？”姚苏迪从他怀里闪了出去。

明明每次打破花瓶之前都是受了他的惊吓啊！

“谁让你每次都鬼鬼祟祟地偷窥。”正所谓有因必有果……

“谁偷窥了！”姚苏迪内心很凌乱，表面仍然理直气壮，“我在这里系鞋带不行吗？”

“行。”秦暄往下瞟了一眼。

姚苏迪顺着他的目光低头，顿时心底深处有一万只神兽狂啸奔过！

这简直就是在打自己嘴巴有木有！

她今天穿的鞋子根本就没有鞋带！

“怎么了？暄。”跟着秦暄一同来的女伴走了过来，美丽的眼睛里写满了疑惑，“这位是？”

秦暄简单地为两人做介绍：“莎莉，姚苏迪。”

“原来你就是姚苏迪。”莎莉眼底闪过一丝惊诧。

“嗯？”姚苏迪一愣，“你认识我？”

什么时候这么有知名度了，她怎么不知道？

“没有。”莎莉笑了笑，将腮边的发丝顺手绾到耳后，“听暄提过而已。”

叫得还真是亲热。

姚苏迪心里莫名不爽，“真是稀奇，难得你会提到我。”

“不客气。”秦暄眼眸笑成了弯月，“只是提过几次你的蠢事来做反面教材而已。”

就知道你个乌鸦嘴开口没好事！

姚苏迪很不满，狠狠瞪了他一眼，“你蠢的时候也不比我少，怎么就不说说自己。”

“跟你比起来，我还差远了。”秦暄面色很平静。

“胡说。”姚苏迪果断赠送白眼，“你高二那年搬出来住，把洗完衣服的水烧开了喝……唔……”

话还没说完，就被秦暄一巴掌罩住了五官。

“我们去那边解决下私事。”秦暄很绅士地朝莎莉笑笑，连拖带拽将姚苏迪拉到了一旁，“你再提烧开水的事，我就把你从小到大做过的糗事全部打印出来人手一份。”

“哼！我只是在还原历史的真相，让大家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姚苏迪第一次觉得原来扒别人的糗事是一件这么快乐的事。

“不知道印一本《姚苏迪糗事全集》的成本是多少呢！”秦暄笑容温柔灿烂，眼底却闪烁着凛凛杀气。

“你敢！”威胁女人，简直就是禽兽啊有木有！

“你都敢了我为什么不敢？”

“你木有人性！”

“对你需要有这种东西吗？”

“你！”

姚苏迪心中燃起熊熊烈火，不能烧死他真是此生最大的遗憾。

“暄，”莎莉适时走了过来，伸手抚上秦暄肩膀，“差不多该走了。”

“嗯。”秦暄露出大获全胜的得意笑容，带着女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去！

一根弦，我跟你的梁子结大了！

第五章 扳倒竹马大作战

等姚苏迪气鼓鼓地回到包间，菜差不多已经上全。

见她眼睛充血、面颊涨红、气血翻涌，两好友忙问出了什么事。

姚苏迪刚想将委屈倾吐一番，转念一想，要这么说完了，比较丢脸的好像是她。不能便宜了那个姓秦的！

思绪顿时如马达飞速运转，一顿添油加醋，将秦暄渲染成抛弃青梅另结新欢的负心浪子，自己则是苦苦等待竹马回心转意此志不渝的痴心妹纸。

说书一样的故事结束后，叶子琪和颜柏羽两人听得拍案而起，满是愤怒，“居然还有这样的男人，朝三暮四浪里寻花，有你这么好的姑娘陪在身边不要，还天天出去勾三搭四，他是想怎样？”

姚苏迪偷偷擦了一把心虚的汗水。

勾三搭四这个词用在这里好像不太对的样子。

“算了，”姚苏迪语气无限凄凉，“只要他觉得开心就好。”

“你以为是在拍电视剧吗？”叶子琪批评好友，“这个时候要么就狠下心一刀两断，要么就坚守城堡夺回情郎，哪有你这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

“就是。青梅竹马一场，他居然这样对你，简直就是个渣男。”颜柏羽很怜惜地看着好友，为她感到心疼。

嗯！他就是个渣男。

姚苏迪叹气，“他都把人带到酒店来了，我能怎么办？”

“把人抢回来！”叶子琪起身就要拽她，“走！我跟你一起去，把那个小妖精赶出去。”

希伯雅酒店就是叶子琪自家的产业，所以才敢这么理直气壮地赶人。

但是，需要赶那个女人吗？

其实她的初衷是要赶秦暄，让他丢脸来着。

这个剧情貌似偏离轨道了啊！

“那……我先去上个厕所吧！”顺便想个对策扭转局面。

“好。”叶子琪豪气万丈地放行，“快去快回，一会儿我带你去扫平小妖精。”

我去！

简直就跟回到了抗战时期一样。

姚苏迪迅速蹿出门，直奔洗手间。

坐在单间马桶盖上，姚苏迪大脑飞快转动。

怎样才能不显山水地扳倒一根弦，还不伤及无辜呢？

正想着，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要不看他是秦兆廷的儿子，我根本就不想来见他……对啊！你也听说了……我早就知道了，家里那么大的集团不要，非跑出去做个游戏总监，你说他是不是神经病？”

来人站在盥洗台前打着电话。

“……长得倒是很帅，不过不是我的菜……你别说笑了，他要真追我，看在他家秦氏集团的面子上，我还是会答应的……反正都是逢场作戏，玩玩而已谁也不吃亏……”

听内容和声音，姚苏迪断定是那个叫莎莉的女人无误。

看她人模人样的，想不到内心跟长相成反比。

秦暄虽然可恶，但听见他被人这样背后评论，姚苏迪心底也有些不是滋味。

这样的货色，一根弦怎么就看上她了？

眼睛都长膝盖上去了。

摇了摇头，无奈叹气，等那个女人离开后，才慢吞吞地从单间出来。

本来还想着不伤及无辜，现在看来也没这个顾虑了。

既然都不是什么好鸟，那就干脆一网打尽好了！

回到包间，叶子琪和颜柏羽急吼吼地就想拽她一起去收拾渣男。

姚苏迪大手一挥拦下好友，“我已经想好了对策，只要小琪帮我开个后门就行。”

秦暄看着对面款款微笑的女人，内心有种淡淡的脱力。

家里人是觉得他一定娶不到媳妇儿吗？

居然一早就给他安排好了相亲，只等他回家自己上钩，乖乖听话过来。

这简直就不是他一贯的作风！

“暄，你喜欢什么样的红酒呢？”莎莉浏览着镶金酒谱上的英文名字问他。

第一次见面能别叫得这么亲密吗？

好像跟你有多熟似的。

“无所谓。”秦暄含笑回答，特别两面三刀。

“你看看嘛！”莎莉嘟起红红的嘴唇娇嗔，“红酒这种东西，我比较喜欢让男士来做主。”

……擦！

秦暄森森感觉对方那噘起的红唇就像一朵未开全的菊花。

实在是……恶心。

“好吧！”无奈接过酒谱随意扫了一眼阖上，递给一旁的服务生，“一瓶 Chateau Lafleur Gazin。”

将对面女人略略失望的眼神尽收眼底，秦暄心底嗤笑。

嫌便宜？

这个价位配你已经超标了。

“暄，”莎莉双手交叉托着下巴，优雅地撑在桌面上，“听说你现在在一家游戏公司上班？怎么会想到去那种小地方呢？”

……不知道沈荐听到这句话会不会哭？

“其实在哪里上班都一样，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秦暄觉得跟她聊这 051

种话题很没营养。

“那为什么不想回去秦氏呢？”莎莉红唇扬起恰到好处的弧度。

“那是我爸爸的公司，不是我的。”秦暄揉了揉额角。

压一根黄瓜赌她接下来会说，“爸爸的东西都是留给儿子的”这种话。

“不管怎么样，以后秦伯伯的公司肯定是要交到你手里的。”莎莉笑眯眯地补充，“爸爸的东西，从来都是留给儿子的。”

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

秦暄特别想鄙视这个大脑里全是豆腐的女人。

她在想什么，不用看都知道。

“你出来上班，秦伯伯不会反对吗？”莎莉微微歪头。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吗？

秦暄突然就很胸闷。

看她卖萌简直比看鬼片更让人毛骨悚然。

“不过，相信秦伯伯也会理解的。”莎莉食指轻触脸颊，“不管怎么样，你也是秦家的独子，将来都是要回去的。”

秦暄无聊得想打哈欠。

从来没有试过跟人聊天到想睡觉。

“我听说你回国后就没有上班。”秦暄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很随意。

“是啊！”莎莉大方承认，“以后我会在爸爸的公司上班学习，所以这段时间就想好好休息了。”

秦暄笑了笑。

门适时打开，服务生推着餐车进来，将红酒、牛排等物一一放置在了两人面前。

其中一名服务生走上前开启瓶塞，给秦暄和莎莉一人倒了一杯红酒。

莎莉笑盈盈地朝对面男人举杯示意，轻抿了一口，差点就没当场吐出来。

“唔……这是什么啊！”莎莉一脸纠结地放下杯。

“怎么了？”秦暄很诧异地看她。

“这红酒的味道怎么怪怪的？”莎莉皱眉。

“怪？”秦暄持杯喝了一口。

入喉的味道绝对不是正宗红酒……倒像是兑了糖水的感觉。

叫来服务生，将酒杯递过去，“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服务生接过杯子喝了一口，“很甜，很好喝啊！”

“……”

秦暄有一种看见哥斯拉战胜了奥特曼的无语感。

“这个味道难道你喝不出……”

未完的话都哽在喉咙口。

秦暄诧异地看着眼前一身服务员打扮的姚苏迪。

我去！

你在这里干什么？秦暄瞪她。

为你和美女服务啊！姚苏迪眨了眨眼睛。

别给我添乱。秦暄以眼神示意她离开。

伺候你们吃完东西，我就走了。姚苏迪咧嘴一笑。

“阿卡，”姚苏迪顺手拿起桌上的红酒瓶递给另一个服务生，“好像拿错酒了。”

“好，我去换一瓶。”男服务生心领神会接过酒瓶出去了。

姚苏迪回过头，笑眯眯地开口，“这款特制心形牛排，是酒店最新推出的，免费送给两位品尝。”

“谢谢。”莎莉含笑道谢，抬头看时一愣，“怎么是你？”

“我是这家酒店的服务员啊！”特意为了整你而申请的，颤抖吧凡人！

莎莉抿唇笑了起来，“暄，原来你的青梅是做服务生的，这真让我感到意外。”

“是啊！”姚苏迪朝秦暄歪了下头，眸子璀璨如星，“竹马做总监，青梅做服务员，还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秦暄一怔，视线对上姚苏迪那如琉璃般清透的眸子，心在瞬间竟漏跳了一拍。

同样是卖萌，自家青梅做起来就是比较自然好看！

“暄，”莎莉扭头看向秦暄，“看看秦伯伯公司有什么职位适合姚小姐，你也可以帮忙推荐推荐啊！”

姚苏迪上配菜的手一抖。

给你三分颜色你还真开起染坊来了。

“莎莉小姐，”露出标准的职业笑容，姚苏迪朝她得体伸手，“切牛排不是淑女该做的事，我有这个荣幸为您服务吗？”

秦暄正欲拿刀叉的手一顿，瞥了青梅一眼。

这个语气这个表情，标准的龙卷风来袭前兆。

“好啊！”莎莉颔首，“那就麻烦你了。”语气毫无诚意。

“不用客气。”姚苏迪露齿一笑，眼睛里写满了兴致勃勃。

秦暄嘴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眼睑轻垂遮住了眸内无奈却纵容的光点。

姚苏迪走到莎莉身边，将盘子挪了过来，左手叉右手刀，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英雄气势朝牛排奋力砍……切了下去。

我切！我切！我切切切！

姚苏迪叉子死死戳中牛排，小刀沿着中心线来回撕拉，连割带拽撕扯了半天都没能将其成功切开。

“行不行啊？”莎莉撇开脸微微皱眉，“连牛排都切不好，怎么当服务……哎呀！”

话音未落，半块牛排飞了过来直接落在她的胸口，雪白蕾丝花边被染上一层醒目的油渍。

“你怎么回事啊你？”莎莉急忙起身去拿吸油纸。

“对不起，对不起，”姚苏迪一个箭步奔过来，顺手抓起餐巾往她胸口那团污渍狠狠抹去，“对不起，我刚来没多久，手生还切不太好，弄脏了你的衣服，来我给你擦擦。”

原本只是巴掌大一团油渍在姚苏迪手脚并用的擦拭下，几乎晕染开大半边胸部。

“不要你擦了！”莎莉既急又气，一把推开她，“你弄得到处都是油了，我一会儿怎么出去见人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姚苏迪委委屈屈低头。

秦暄心里已经乐开了花，面上保持淡定神情，“莎莉，算了，她也不是故意的。一件衣服而已。”

莎莉将纸巾一把甩在桌上，强压着不悦，“看在暄的面子上，这次不跟你计较。笨手笨脚的，还不重新换一盘来。”

“好。”姚苏迪将剩下的半块牛排放到餐车上，扭头看向对面男人。

干吗？心疼了？

我是在帮你救场，真是好心没好报。秦暄无声冷哼。

你看戏也看得很过瘾啊！姚苏迪勾了勾嘴角。

眼睛里幸灾乐祸以为她没看见吗？

你要当演员，我就配合配合你做观众好了。秦暄耸肩。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当牛排。姚苏迪手指敲了敲盘子。

牛排在对面呢！秦暄不着痕迹地指了指莎莉。

姚苏迪还来不及回头，就听见女人气急败坏的声音响起，“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啊！”

话音落下，男服务生推门进来，将换好的红酒放在桌上。

“阿卡，麻烦你帮我换盘牛排。”姚苏迪使了个眼色，将盘子递过去。

男服务生很好脾气地接过盘子出去了。

“莎莉小姐，刚才真是对不起，为了向你赔罪，这次我来帮你倒红酒。”

姚苏迪笑如春风地走到她旁边。

“小心点，别再弄到我身上了。”莎莉没好气地看了她一眼，撇开脸。

“放心好了。”姚苏迪双手托住瓶子，很是专业地将红酒缓缓倒入杯中。

见她做得稳当，莎莉总算放下心来。

看来刚才确实是不小心的。

也是，牛排这种东西她又不常常吃，不会切也是正常的。

正在得意洋洋地想着，姚苏迪猛地打了个喷嚏，手剧烈一抖，红酒倾瓶而出，哗啦啦倒在了她的裙子上。

“啊——！我的裙子！”

凄厉的惨叫贯穿包间，莎莉整个人跳了起来双手拼命抖着裙子上的液体。

雪白的裙子下摆被泼湿了大片红色，尤其还在关键地方，看着格外引人遐想。

“你是故意的！你故意把牛排和红酒都弄到我身上！”莎莉怒视着姚苏迪歇斯底里，“找你们经理来，我要投诉你！投诉你！”

叶子琪适时推门而入，“我是这家酒店的负责人，怎么回事？”

“她，这个服务生，故意将牛排和酒都弄到我裙子上！”莎莉愤怒地指着姚苏迪，五官扭曲，丝毫不见之前的淑女形象。

叶子琪严肃扭头看向姚苏迪，“是这样的吗？”

姚苏迪爽快点头，“嗯。”

“你看她都承认了！”莎莉更加愤怒，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

叶子琪板起脸，义正词严开口，“既然供认不讳，我们酒店是绝对不允许服务生这样对待客人的。现在我以酒店负责人的身份将你开除，从这一刻开始，你不再是希伯雅酒店的服务生了。”

“好吧！”姚苏迪低头。本来就不是。

“那我裙子都这样了，你们酒店不负责吗？”莎莉拦住要走的叶子琪，一副你不赔我誓不罢休的气势。

叶子琪回头将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弯唇一笑，“这位服务生弄脏了你的裙子，作为惩罚我已经以酒店的名义将她开除，现在她并不是我酒店的员工了。至于莎莉小姐你，出身名门，气质高雅，我想应该不会为了这么一条裙子而为难别人的，对吗？”

说完，开门离去的同时，带走了围观的几位客人和服务生。

“你！”莎莉没想到会被她反将一军，一时间又不知道该如何回嘴，只得朝秦暄娇嗔，“暄，你看她，这么欺负人，你难道都不管管吗？”

秦暄吃饱喝足看完戏，拿餐巾擦了擦嘴角起身，“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管不了她，也帮不了你。如果你闹够了，就赶紧吃东西，不吃，就请便。”

戏看完了，配角也可以退场了。

“你、你居然这样跟我说话？”莎莉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这话是从那个温柔有礼的男人嘴里说出。

“我难道不应该这样跟你说话吗？”你以为你是太后娘娘？

“你……她都这样对我了，你还帮着她，”莎莉气急败坏，“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去秦伯伯面前告你状的！”

“跟你比起来，好像我跟她的关系更亲近一些。”秦暄啼笑皆非，“至于告状的话，你随意。”

老头子对她比对自家儿子还好。

都不知道谁才是亲生的。

“好！秦暄，你很好！我记住你们两个了！”莎莉被堵得哑口无言，也心知这个男人是绝对不会帮她的，继续留着闹最后丢脸的只是自己，扔下狠话后，怒气冲天地甩门离开了。

姚苏迪迅速抬手堵住耳朵，巨大的关门声震得她脖子一缩，“好大气势啊！”

“还不都是你闹的。”秦暄看了她一眼。

“我闹什么了？”姚苏迪睁大眼睛做出诧异状，特别特别虚伪。

她明明一直都在乐于助人啊！

“你没闹吗？”秦暄微微眯眼，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浅笑，“那我的女伴为什么会生气地离开呢？”

“可能她嫌这里的服务不周到。”姚苏迪呵呵笑了起来。

“确实不太周到。”秦暄朝她走近。

“以后……以后会改进的。”姚苏迪步步后退，被逼退到墙角，秦暄一手撑在她的耳边，将她整个人笼罩在自己阴影之下。

见她缩着脖子闪躲，秦暄眼底滑过一丝暖暖笑意，低下头在她耳畔轻语，“现在你把我的女伴捉弄跑了，打算怎么赔我？”

“啊？”姚苏迪猛地抬头，视线撞入秦暄眼中。

对方那黑如夜空的眸子此刻闪烁着熠熠星光，俊朗的脸上挂着戏谑的似笑非笑，在这尴尬却又暧昧的气氛渲染下，极具诱惑力。

姚苏迪心扉一动，那一刹那仿佛有什么东西缓缓流入了心底深处。

面对关键时刻如此呆萌的青梅，秦暄心下只觉好笑，又觉她实在是太可爱了，遂得寸进尺温柔启唇，“不如，就把你自己赔给我好了……”

“你……你胡说什么呢！”姚苏迪脸一热，皱着眉头就要推开他。

秦暄顺势握住她手腕，炙热的温度从他的掌心传了过去，姚苏迪挣了几下没能挣脱，羞愤难堪地低吼，“放开我，你干什么啊！”

“你说，我想干什么呢？”

秦暄目光停留在她脸颊的红晕上，见她眸光盈盈如水，眼底却难掩羞怒，当下心神一悸，嘴唇缓缓往下压了过去。

姚苏迪大惊失色。

我去！

青天白日的难道他想耍流氓？

照剧情发展，这个时候是应该推开他，还是大喊救命？

姚苏迪已经紧贴墙壁的后背还在拼命往后闪躲，双手触上秦暄胸膛正要发力将他推开，耳边传来他破功的“噗嗤”笑声。

“脸这么红做什么？”低头看着怀里的小女人，秦暄心情莫名大好，“我只是想谢谢你，帮我解决了难题。”

“你……”

姚苏迪脸色一阵青，一阵红，一阵白，双眸圆瞪恨不得生吞了他。

“不愧是我的好青梅，谢谢你了！”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秦暄拍了拍她肩膀后转身出去了。

看着竹马离去的背影，姚苏迪拳头捏得“咯咯”作响。

一根弦，咱们的仇恨不共戴天！

总有一天，要把你做成肥料埋进土里让万人践踏！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酒店插曲，但姚苏迪觉得自己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因此接下来又有一周的时间不想搭理秦暄。

除了公事上不可避免的交流以外，其他时候见面都装作没看见。

因而公司又展开一阵旋风般的流言。

诸如“秦总太花心惹怒娇妻”、“两人婚姻告急目前处在分居状态”、“一层楼上班碰面视而不见难道是要离婚”等等。

随着流言漫天飞舞，版本越传越猎奇，同事们背地里看秦暄的眼神也越来越含有鄙视意味。

有一次某同事在餐厅对秦暄的背后伸出一阳指，正告诉新来同事这揍是咱们公司的头号花心帅老总时，被刚好回头的秦暄逮个正着，那手指跟箭似的一下就缩了回来。

秦暄纳闷地搓了搓下巴。

这个气氛明显不对啊！

丝毫没察觉到自己已经沦为言情伦理剧头号男主角的秦暄，在思索片刻后便将这一页翻过去了。

次日，沈荐召开了部门会议。

一是欢迎新员工的加入。

二是之前的《新昆仑山仙侠奇缘》游戏大卖，要弄个庆功宴庆祝一下。

游戏组的同事们嗷嗷叫好，上班的心情都没有了，赶紧电话联系酒店订包间。

在这一方面，沈荐和秦暄对待下属们还是很宽容的。

等包间订好，沈荐大手一挥，游戏组提前下班，在其他部门同事羡慕的眼光中浩浩荡荡往目的地出发。

基于“秦总跟姚苏迪是冷战中的夫妻”这点，游戏组一众同事都很迫切地希望他们赶紧和好。

俗话说：“你好我好大家好”，“老总好才是真的好”。

秦总夫妻两人一天不和好，游戏组的上空永远都是乌云笼罩啊！

于是众人下楼之时就商议好了，等到了公司大门口时，纷纷蹿到一早备好的车上，见姚苏迪边挥手边喊着“等等”远远跑来，某同事很大气地将车门“砰”一声关上，一路烟尘滚滚消失在了路的尽头。

姚苏迪呆愣地看着屁股冒烟的几辆车同时绝尘而去，半晌无言。

这是个什么状况！

所以说，她是被抛弃了？

公司大门口瞬间空荡荡的，所有人都已经上车出发。

沈荐打开副驾驶的车门，朝发愣的姚苏迪点头示意，“不介意的话，跟我一起过去吧！”

呃……

说不介意那是假的。

姚苏迪一点想搭大 BOSS 便车的欲望都没有。

“还等什么？”沈荐歪了歪上半身，看着姚苏迪，“再不上来，就追不上他们了。”

“好吧。”姚苏迪妥协了。

“等等，等等。”几个收尾的同事从大楼里冲了出来，一个箭步跨上了沈荐的车，将门迅速关上，并顺手摇下车窗，“苏迪，我看见秦总取车去了，你就坐他的车好了。沈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沈荐一愣，“呃……好。”

遗憾地看了姚苏迪一眼，沈荐发动小车往前驶去。

游戏组的人基本全走空了，就剩下姚苏迪一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郁闷着。

……自己肿么会这么悲催。

人生简直就是一张茶几上放满了杯具。

秦暄的银色跑车华丽地停在了她身边，“上车。”

已经没得选的姚苏迪只好拎包上车。

转动方向盘上路，一路上两人沉默不语，姚苏迪始终扭头看着窗外，秦暄瞟了她几眼后，终于忍不住开口，“还生气呢？”

“我干吗要生气啊！”姚苏迪头也不回地接话。

秦暄嘴角微勾，若有似无般瞥了她一眼，“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就是不清楚啊！”姚苏迪噘着嘴唇，带着恃宠而骄的赌气。

“你看你，嘴唇都能挂油壶了。”秦暄伸过食指在她噘起的唇上轻轻一刮。

姚苏迪吓了一跳。

被他手指触碰到的地方，漫开一抹说不出的异样感，心也随之微微一动。

“再动一下我就咬你。”姚苏迪瞪了他一眼。

却不知她现在气鼓鼓瞪着晶莹眸子看人的样子，像极了一只炸毛的小猫，可爱极了。

秦暄眼底微光一闪，嘴角扬起笑意，“你还会咬人啊？”

“必要时也可以会的。”尤其是在面对登徒子的时候。

“我还以为，咬人是你的天性。”秦暄眼眸笑如弯月。

“……”

听他说话就是能激发人性最晦暗、暴力的一面。

姚苏迪一点也不想承认，此刻她想揍人的心都有。

小车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穿梭，虽然还没到下班高峰期，但也时不时碰上个红绿灯堵车神马的，走走停停之间，姚苏迪也有了些睡意，便歪着脸靠着椅背闭眼假寐。

等到目的地时，姚苏迪被晃悠得差不多睡着了。

秦暄停下车扭头看她。

闭上眼睛浅浅入睡的姚苏迪此刻卸下了平日里的古灵精怪，脸上一派柔和。朦胧灯光淡淡洒了她一身，那头乌黑柔软的长发也被染上了一层迷蒙光泽，格外引人注目。

空气似乎瞬间凝结，车内安静得听不到一丝声响。

秦暄出神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娇美容貌，心湖仿佛被投下了石块般泛起层层涟漪。

右手小心翼翼地朝姚苏迪眼睛缓缓伸过去，食指轻轻触碰了一下她黑长的羽睫，感觉到那柔软在指腹轻轻颤动，秦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眼底透着温柔。

“苏迪，醒醒。”秦暄轻声喊她。

“嗯？”姚苏迪微微皱眉，整个人往秦暄方向缩。

秦暄一僵，双手顿时不知该往哪里放才好。

“醒醒，到地方了。”秦暄捏住她鼻子，暗自好笑，“再睡就把你一个人留车上了。”

姚苏迪懵懵懂懂起身环顾四周，对上秦暄目光后才反应过来。

“哇！”吓得往后一缩，“一根弦，你怎么在这里？”

“你睡蒙了？”秦暄给了她额头一记暴栗。

姚苏迪霎时回神坐直身体，陷入极度尴尬之中。

居然在一根弦的车上睡着了，再没有比这更丢脸的事了。

“睡着也就算了，”一眼看穿姚苏迪心中所想，秦暄慢条斯理开口，“还把口水滴在椅套上，不想洗都不行了。”

“啊？”姚苏迪一惊，低头就去摸椅套。

干干的，没有啊！

抬头看去，秦暄那蕴着笑的眸子映入眼底，姚苏迪差点就要使出无影掌。

逗人玩呢！

愤然开门下车，正眼都不带瞧他。

“给你免费当了司机，你就这么感谢我啊？”秦暄跟上姚苏迪的脚步。

“谢谢您！”姚苏迪停步弯腰，给了一个九十度大礼。

“不客气。”秦暄笑眯眯地承受了。

“哼！”姚苏迪附加赠送白眼，拎着包率先进了酒店。

当然，由于两个人在时间上的稍作耽搁，等进包间时，人已经坐齐，菜也差不多点好，只等他们两人到了。

等门打开，姚苏迪和秦暄一前一后进来，在场同事们的心里如煮开的水壶般沸腾起来。

我去，这种冷风过境的赶脚是肿么回事？

难道这一路走来的时间还不足以让秦总和夫人和好如初吗？

可怜他们六七个人挤一辆车过来就是为了制造浪漫时机，想不到秦总一点也不知道珍惜，唉！

一屋子的人在心里同时叹气，凄凉之感仿佛刚从刑场上下来。

“来苏迪，坐我旁边。”策划部的梁雅微朝她招手。

姚苏迪领情地走过去坐下，对一旁的沈荐点头打招呼，“沈总。”

“今天是聚餐，不需要这么客气。”沈荐笑笑，不想承认内心其实有点小欣喜。

秦暄走到对面坐下。

服务员开始一一上菜。

第六章 最肾疼的成语接龙

下了班的员工就像动物园里被放生的猴子，一扫上班时的严肃正经气氛，纷纷哄闹着要做游戏罚酒。

虽然在游戏开始之前，做为上司的沈荐和秦暄就已经被在座每一位同事轮番敬了一杯，就连私底下被称为游戏组第一夫人的姚苏迪也莫名其妙地被劝着喝了几杯。

游戏很简单，四字成语接龙。

下一个人接上一个人成语的最后一个字。

沈荐起头就起了一个异常有水准的，“万寿无疆。”

“……”

顿时房间鸦雀无声。

我勒个去，这么高难度的成语让人怎么接？

简直就是逼死人不解释！

姚苏迪刚放下酒杯的手随之一抖。

“疆……”

疆神马好呢？

抬眼偷偷看向秦暄，对面的男人收到暗号给了她一个“我也不知道”的眼神，姚苏迪愤怒了，索性破罐子破摔一把，“我不知道。”

用“疆”能接出成语的那不是人，是神！

沈荐笑着看她，“那要自罚一杯哦！”

众人一致扭头看向秦暄。

这等赤裸裸的挑战，实在是太……精彩了啊！

最好的结果是两个老总互相灌酒，最后同时醉倒次日不能上班，那么整个游戏组就是他们的天下了。

丝毫不懂同事心声的姚苏迪端起酒杯，豪气万丈地一口喝尽。

众人内心腹诽。

切！

关键时刻都不知道让老公挡酒，真是太不可爱了！

轮到姚苏迪起头，出于报复心理，也说了一个很极品的成语，“如坐针毡。”

众人再度陷入沉默当中。

艾玛这还是成语接龙吗？

已经完全进化成了成语比拼大赛。

大家心中默默流泪。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下一位的梁雅微狂喝完一杯啤酒，“啪”地一声放下杯子，“兴致勃勃。”

所有人都疯了。

妈呀这简直就是报社！

姚苏迪叹了口气，抚上梁雅微的手背，“冤冤相报何时了，换一个吧亲。”

梁雅微瞥了她一眼，相当鄙视。

还不是你跟沈总带的。

“上天入地。”

迫于压力还是换了一个，以免游戏无法正常进行。

接下来气氛就轻松多了，能接上自动过关，不能接上罚一杯。

一顿饭下来，整个包间气氛也是其乐融融，官民一家亲。

只是苦了姚苏迪，也不知道沈荐抽什么风，每每到他出成语时，给出的都让她无法接口。

这一杯接一杯的啤酒下肚，不出一个小时，就开始感到头昏眼花，酒劲上涌，整个人恍恍惚惚坐立不稳。

好不容易摇摇晃晃起身，还差点倒了下去。

沈荐忙扶住她问，“是不是喝多了？”

“没事没事，”姚苏迪随意摆摆手，“我去下洗手间，你们继续。”

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没事，姚苏迪拒绝了梁雅微的搀扶，慢慢摸到了洗手间，头脑不太清楚地弄完一切后洗手出门，正好撞见男洗手间出来一人，看背影很像是秦暄，赶紧走上前猛地拍他一掌，“一根弦！”

那人回头，“姚苏迪，你还好吗？”

嗯？

声音好像不是一根弦。

姚苏迪揉了揉蒙眬的眼睛，恍惚间看去似乎是沈荐。

“是……沈总啊？”白高兴一场了。

……等等！

我为什么要高兴？

在厕所门口见到一根弦，值得高兴吗？

“你酒量很不好啊！”沈荐笑了起来，礼貌性伸手扶住她，“需要送你回去吗？”

“不用，我没事。”姚苏迪闭上双眼靠墙休息。

“我看，你是很有事。”沈荐摇头，“都站不稳了，还是早点回去休息的好。大伙儿也没个准数，这么灌你一个女孩子。”

“没事没事，”姚苏迪打个一个酒嗝，笑颜灿灿凑上前，口齿不清发问：“沈总，想跟你打听个秘密……行不行？”

沈荐扭头对上她那双水雾迷蒙的眸子，内心在瞬间微微一动。

“你想打听什么？”

“我想问问……”

姚苏迪认真想了想，半眯起双眼，“沈总，你有老婆吗？”

对，我是要问这个来着。

颜柏羽还等着我的消息呢！

沈荐一愣，随即笑了起来。

“这么问不对吗？”喝了酒的姚苏迪思绪比平时慢半拍，看 BOSS 发笑，好半晌才噘嘴表达不满，“我又没问过人，怎么知道对不对……那我换个方式好了……沈总，你有女朋友吗？”

沈荐黝黑的眸子里闪烁着点点光亮，爽快回答，“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姚苏迪总觉得沈荐此刻说话的声音特别柔，看人的眼神也略微奇怪。

算了，反正消息到手她可以功成身退了。

“好！很好！”姚苏迪拍了拍沈荐的肩膀。

“怎么？”沈荐轻声试探，“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想说的？”姚苏迪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多突兀，思绪乱如麻，迈步就走，“我想想，我要跟你说什么……”

沈荐刚要扶她，一双手伸了过来握住姚苏迪手腕，将她带过去。

“这家伙，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秦暄将她揽在怀中，温柔的笑容里含尽了纵容，“每次喝醉了就喜欢胡乱说话。我先送她回去休息，免得她大闹包间扫了大家的兴致。”

沈荐点头，“你也喝了酒不能开车，路上小心。”

“放心。”秦暄颔首，半拖半抱地带着姚苏迪往电梯口走去。

好不容易两人下了楼，刚到酒店大门口，醉得找不着北的姚苏迪耍赖怎么也不肯走，秦暄迫于无奈只得弯腰背对着她叹气，“上来，我背你。”

前世欠你孽债。

姚苏迪笑嘻嘻地爬上背，嘴里不住嘟囔着，“你知道我住哪里吗？司机我告诉你，我住的地方可远了……你开车要稳当一点，我好像有点晕车……”

秦暄身体一僵，咬牙迈步。

要不是看你喝醉了，真想直接把你扔黄浦江算了。

沿着巴陵大桥慢慢走着，夜晚的凉风一缕缕地吹来，让姚苏迪闷热的心缓缓平静下来。

睁开迷蒙的双眼，朦胧的视线中看到背着自己的人，很熟悉。

“喂……”

忍不住就要开口询问，“你是谁啊？你好像不是司机……”

秦暄眉头狠狠一抽，“我是一根弦。”

谁是你司机啊！

这个时候，谁做你司机谁倒霉。

“一根弦？”姚苏迪皱着眉头苦思，“一根弦是谁啊？”

果然好心没好报。

还是把她扔下去算了吧！

秦暄还在考虑扔是不扔这个问题，姚苏迪再度笑了起来，“啊我知道了，一根弦嘛！就是那个经常欺负我的讨厌鬼一根弦……”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秦暄很冤枉。

“一根弦……你真的是一根弦吗？”姚苏迪双手捏着他耳朵拼命拉扯，“……你是不是骗我的？我看看……你是不是一根弦……”

“如假包换。”秦暄疼得咬牙切齿，“赶紧把你手拿下去，不然我就松手了。”

“这个口气，”姚苏迪歪着脑袋认真思考了片刻，一本正经点头，“这么讨厌的口气……果然是一根弦。一根弦你还是没变啊！就知道欺负人……欺负人……”

“我哪里欺负你了？”秦暄无语。

我都背你大小姐回家了。

六月飞霜都没这么冤的！

“没有欺负我吗？”姚苏迪打了个酒嗝，脸枕在竹马透着丝丝暖意的肩上，“你小时候常常欺负我啊……你把虫子放在我的书包里，吓得我连包带书全都扔到了水沟里……”

有这回事吗？

秦暄仔细想了想。

呃，太多了，不记得了。

“还有，”姚苏迪噘起红唇，眼底流露出不满，“你把吃过的口香糖塞到我的头发里……浑蛋啊你！你知道那天我洗了多久的头吗？我讨厌死你了……”

就算是这样……

骂人也是不对的。

秦暄理亏地沉默着。

“还有呢！”

还有啊？

秦暄无声叹息。

还真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怨不得人家记了这么久。

“还有，”酒劲使得回忆瞬间涌上心头，姚苏迪继续絮叨，“你自己不做作业，到了交作业的时候，就把我的作业本偷去交给老师，害得我被老师骂……在外面打了架不敢回家，让我帮你撒谎，又害我被爸爸骂……每次我练琴时，你就在旁边捣乱，害我被妈妈教训……”

秦暄满头大汗。

“我真的做过这么多让你讨厌的事？”

怎么自己完全不记得呢？

“对啊！”姚苏迪皱了皱眉头，喃喃倾诉，“你真的很讨厌……为什么总是欺负我呢？下那么大的雨，我让你打伞，你也不肯……你从来都不听我的……你只会欺负我……”

下雨？

这是扯到哪里跟哪里？

秦暄认真回想有关下雨的记忆，片刻后，脚下一顿，脸色也微有变化。

那是小学六年级的一天，好好的天气突然下起了大雨，过半的学生都没带雨伞，只得站在教学楼下躲雨，或是等雨停。

姚苏迪也是这其中的一员。

眼看雨越下越大，丝毫没有要停的趋势，正在焦急之际，秦暄从走廊上跑过来，将一把雨伞塞在她手中，“给你。”

姚苏迪当即愣住了，“你哪里来的伞啊？”

“你管我哪里来的，给你用就是了，啰嗦。”秦暄很不屑地撇开脸。

“那，我们一起用啊！”姚苏迪拧开伞。

“不用了，你自己用好了。”秦暄一头冲进了雨里，连姚苏迪在他身后急呼都不管。

也因为这次的让伞事件，让淋了雨的秦暄回家大病一场，请了半个月的假在家休养，才慢慢调理好。

难道她说的，就是那次？

秦暄不由得笑了起来。

“傻瓜，那把伞那么小，遮你一个人就不容易了，怎么还遮得了两个人。”

已然进入醉酒状态的姚苏迪根本就没听见他在说什么，依旧自顾自地嗫嚅，“你就是欺负我……对我也不好，哪有青梅竹马这么相处的，天天就会欺负人……”

娇嗔的撒娇声断断续续传入耳中，秦暄的心在顷刻间溢出丝丝温暖，眸子也透出温和的柔软。

“你说……你为什么欺负我……为什么对我不好……”

秦暄嘴角弯起一抹弧度，轻柔的安抚声里充满了无奈，“没有对你不好，别多想了，闭上眼睛乖乖睡一觉，嗯？”

“你就是对我不好，就是不好……你对别人都好，就是对我不好……”

姚苏迪自言自语般一直嘟囔着。

四周嘈杂的声音仿佛在这一刻全部消失，这个时候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听着耳边传来的轻声抱怨，秦暄脸上扬起笑意，如夜幕般幽黑的眸子里闪烁着点点宠溺，“没有对你不好，傻瓜。”

我怎么会舍得对你不好呢？

“ 并不是对你不好…… 是想对你更好。苏迪， 你知道吗？ 其实我对你……”

“唔……”

姚苏迪胃猛地一抽，张口吐出一摊污物。

散着浓浓异味的呕吐物全部倒在了秦暄昂贵的西装上，沿着胸口往下流去。

想说的话哽在喉间，秦暄僵硬原地半晌没有动作。

所有一切的温馨、浪漫气泡在刹那间烟消云散。

思索瞬间回归现实。

“唔？”姚苏迪嘴角在他肩头随意抹了两下，疑惑睁眼，“司机，你怎么不走了？”

秦暄嘴角一抽，额头暴起三角青筋。

“姚苏迪！我还是直接把你扔河里算了！”

宿醉是很难受的。

第二天姚苏迪捧着疼痛欲裂的脑袋醒来，下意识伸手去端桌上的凉水，却半天摸不到床头柜。

扭头去看，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这根本就不是自己房间。

吓得连忙低头去看身体时，眼珠差点掉了下来。

谁给我换的衣服？

这是谁的房间？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难道昨晚我喝醉酒以后，稀里糊涂地跟陌生人这样那样了？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抱着被子刚要起身，敲门声传来。

“姚苏迪，起来了吗？”

嗯？

好熟悉的声音。

姚苏迪猛然回神，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开门，“一根弦，我就知道是你！我怎么会在这里？你昨晚……你、你、你对我……”

欲言又止地指了指他，又指向自己，以愤怒的眼神示意要解释。

“哦，昨晚你喝醉了，拉着沈荐各种告白，拦都拦不住。”秦暄撒谎撒得面不改色，“我好不容易拖开你，你还不依不饶的，吐了我一身。”

“怎么可能！”姚苏迪如遭五雷轰顶，“你骗我！”

“我有必要骗你吗？”秦暄挑眉，语气似真非假，“你都直白白地问人家有没有女朋友了，好几个同事来拖你，你死死抱着人家沈总不撒手，还说要……”

“要什么？”

“要跟他共度余生。”

姚苏迪当即石化，然后龟裂成无数的小块，碎落一地。

这不可棱！

她怎么会拉着沈荐求嫁呢？

这简直揍不是她的作风。

“你骗我！”姚苏迪颤着声音指向竹马，“我就算喝醉了，也不可能拉着一个陌生男人求嫁的。”

听她说沈荐是“陌生人”，秦暄嘴角弯开一抹几不可见的笑意。转念想到自己一路辛苦背她回家的艰难和被吐脏的西装，心火噌噌上蹿，信口胡诌，

“你也知道自己喝醉了，喝醉后的行为能受控制吗？不信下周上班后，你自己去问沈荐。”

告白虽是虚构，但追着人家问有没有女朋友这事，可是千真万确的。

见秦暄神情严肃不像是在开玩笑，姚苏迪只觉头痛欲裂。

这次她分明就是无辜中枪好！

要不是为了颜柏羽，她才用不着以身犯险，陷自己于谣言深渊中不能自拔。

唉！

姚苏迪接过秦暄递来的水杯猛喝了一口，没形没象，特别自暴自弃。

算了，等上班见到人沈总了，给解释一下吧！

“我劝你最好别解释，”看穿她心中所想，秦暄很好心地给出建议，“所谓越描越黑，什么叫解释等于掩饰，掩饰等于事实？”

事实个鬼！

姚苏迪很想一杯子直接砸他脸上。

“不解释才更糟糕。”万一被小羽误会，那可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解不解释你自己看着办，那是以后的事。”秦暄将一堆布扔了过来，盖在了她头上，“赶紧换上了打扫卫生。”

“打扫卫生？”姚苏迪一愣。

秦暄鄙视地看了她一眼，“别说你忘记了。我三百万的青花瓷，可是阵亡在你手里。”

姚苏迪瞬间大脑短路。

尊是禽兽！

完全不给人家喘息的机会。

昨晚喝了酒现在还头痛着呢！

迫于三百万的淫威，姚苏迪很识时务地捡起地上的围裙穿上，一脸不满地问他，“昨晚我衣服谁换的？”

“这里除了我跟你，还有别人吗？”秦暄歪头。

“是你？”姚苏迪彻底斯巴达了，“你居然给我换衣服！男女授受不亲你懂不懂啊？”

人家还是未出阁的黄花大闺女呢！

秦暄有点囧，“就你那铁板一样的男人身材，我还真没看出兴致来。”

铁板你个头啊！

姚苏迪恨不得一脚将他踹飞出银河系。

“那你就能随便给姑娘家换衣服了吗？”简直就是淫魔不解释！

“帮你换衣服我也很吃亏的好不好！”秦暄悲怆叹息，“明明是个女人，一眼看过去平得就跟机场一样，我内心也很受伤的。”

“你……”

一口血涌到了嗓子眼处，姚苏迪气得双眼充血额头暴筋，全身杀气腾腾。

“行了行了，”秦暄举手投降，“怕你了大小姐，衣服是让隔壁的小女孩来帮你换的。”

姚苏迪从鼻子里喷出一团热气，摆明了不肯再轻易相信他。

“真的。”秦暄摸摸鼻子，“你那裙子也不知道怎么系的，半天都解不开，没办法我只好去找熟悉的人来弄了。”

“一根弦你去死吧！”

姚苏迪捡起拖鞋直接扔了过去，秦暄眼明手快躲开，鞋子“啪”的一声砸在了门背上。

介于青梅此刻正处在盛怒之中不好招惹，秦暄“体贴”地退出了客房，暂时还她一片宁静的空间。

等姚苏迪梳洗完毕穿好围裙走出大厅，秦暄已经吃完早饭正坐在沙发上看杂志，“今天看在你第一次上岗的分上，不需

要干太多活。你把厨房、桌椅、家具、壁画、吊灯和楼梯都擦干净就行了。”

姚苏迪抬头看去，吊灯、楼梯这些就不用说了，那个壁画是怎么回事？

偌大的一面墙，全部都是用五颜六色的石子镶嵌而成。

就光擦这些石子，也不知道要擦到何年何月。

“一根弦，你确定不是在故意整我？”姚苏迪鼓着腮帮子看着沙发上悠然自得的男人。

就是在整你！秦暄很随意地笑笑，“怎么会，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是。”姚苏迪毫不犹豫点头。

“真让人伤心，想不到在你心里我是这样的人。”秦暄悲悲切切，简直伤心欲绝。让你吐我一身，君子报仇随时都行。

姚苏迪瞪了他一眼。

果然古人有云：唯小人与男子难养也！

懒得再跟他啰嗦，直接拿了抹布开始工作。

先将乱到不堪入目的厨房收拾干净，锅碗瓢盆一一归位，再将桌椅摆好、铺上软垫，再打了水沿着旋转扶梯一层层往下擦，精确到细微的角落。

怕擦不干净，姚苏迪干脆整个人趴在楼梯上仔细擦拭着每一层的拐角处。

正忙得天昏地暗，就听见一直坐在沙发上翻阅着杂志的秦暄喊着，“能帮我倒杯水吗？”

姚苏迪站起身扶着腰长吁出一口气，回头看他，“你自己不会倒吗？”

秦暄很淡定地翻过一页，“家政同学，倒水也是你还债的一部分。”

姚苏迪愤愤然放下抹布，洗手倒了杯凉水放在他面前。

好不容易将楼梯全部擦拭干净，人已经累得满头大汗，想起还有一整面墙的石头等她去擦，心里怨恨比海还深。

将脏的抹布搓洗干净，从左往右沿着墙壁上贴着的石头一块块擦了过去。

“能帮我扔一下这个吗？”秦暄挥了挥手中的面巾纸。

“自己扔。”姚苏迪脸一黑。就会使唤人！

“垃圾桶太远了。”秦暄很理直气壮。

“……”姚苏迪无语起身过去接纸，在心里暴打着秦暄。

等她将纸拿走后，秦暄眨着扑闪的眼睛，关切询问，“怎么样？累吗？”

“很累。”姚苏迪心情很糟糕，“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既然这么累，”秦暄搓了搓下巴，“还是你来吧！”

“……”姚苏迪很想暴躁掀桌。

甩着抹布转身去那面石子墙继续奋战。

“我这是为了你好。”秦暄坐在不远处语重心长开口，“加强动手能力，给你机会让你学习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

姚苏迪也不说话，双手拿抹布在石头缝里用力抠、挖、擦、钻、磨，以她为中心的三平方米之内都散发着浓郁的怒气。

秦暄看着她的背影暗自好笑。

本来只是逗她玩，却没想到她这么认真，不枉费他昨晚急急忙忙把家里都弄脏了等她来收拾。

又看她拿着抹布沿墙壁一点点擦拭过去，干活的侧脸很是认真，秦暄的黑眸里有暖意点点涌出。

一点也没变。

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性格。

虽然倔强又不饶人，但做事从来都是认真严谨的。

秦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温柔弧度宛如穿透厚厚云层的阳光一样暖透人心。

正想着不如就这样算了，宿醉起来干活也挺累人，就听见手机铃声响起。

顺手接起电话，“喂……我在家……嗯，也在……今晚？那好……那就今晚过去……好，晚上见！”

放下手机，秦暄想了想，喊她，“别弄了，收拾收拾跟我回去。”

“回去哪里？”姚苏迪一时半会儿还没反应过来。

“回我家。”秦暄放下杂志起身，“秦姚两家今晚家庭聚会，爸爸打电话来让我带你一起回去。”

“我不去。”姚苏迪累得只想睡觉。

“如果你不怕事后被骂的话，请随意。”秦暄耸肩。

“……”

姚苏迪不得不屈服在太后的权威之下。

两人各自回房换了衣服，准备出发。

目的地相同，姚苏迪无异议地答应了坐秦暄的便车。

拉风的银色跑车驶出小区大门时，被正巧骑自行车路过这里的游戏组同事看见，顿时心下大喜：艾玛！同坐一辆车出行，看样子秦总跟第一夫人和好如初了！

迅速掏出手机拨打号码，“小君，我看见秦总和第一夫人了……嗯，两个人坐一辆车出游……我猜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对对，就是这样……”

于是这个灿烂消息在周末的下午迅速传遍了游戏组的每一个成员耳朵。

“球球，秦总和第一夫人和好了……放心，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说不定秦总一高兴，还要组织我们出去郊游度假神马的，哈哈哈哈……”

“大辉，我告诉你，秦总和第一夫人和好了……对，听说秦总特别开心，还要组织我们游戏组出去度假……千真万确，等着看好了……”

“雅微，秦总跟第一夫人和好了，据说下周会组织我们出去度假……谁说的？大家都知道了啊……放心，这两天就会公布消息了……嗯嗯，我们先提前准备准备吧！”

谣言肆意疯传，在秦暄和姚苏迪不知道的情况下，游戏组外出度假的事，已经成为了员工心中铁板钉钉的事实。

秦暄一路连打了好几个喷嚏，将车停到市中心最为繁华的棕茵广场。

“干什么？”姚苏迪惊恐地看着他。